

國聞週報

第九卷 第十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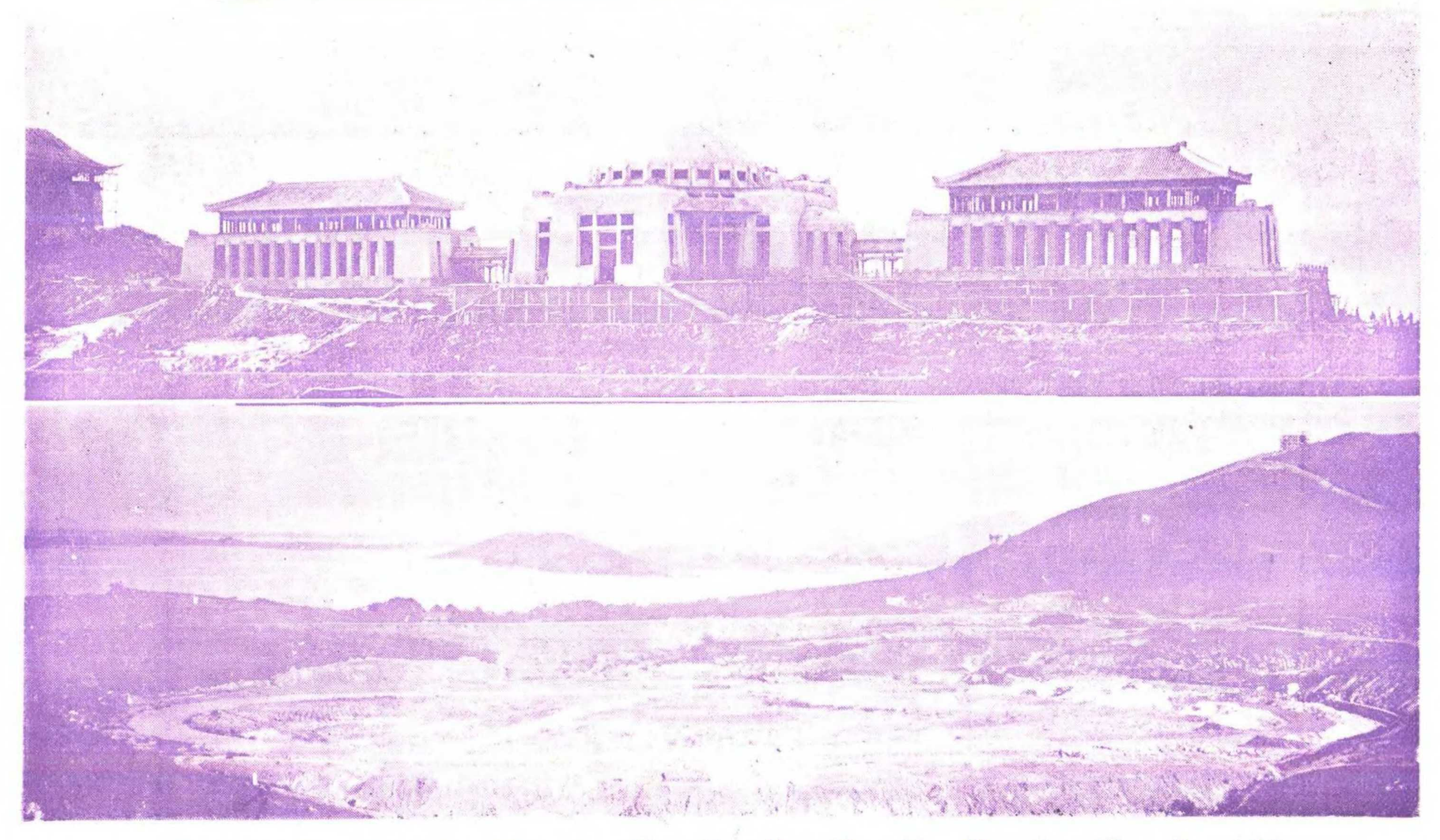
要目

中華民國廿一年三月廿一日出版

國聞週報社發行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武漢大學發展概況



(上)武漢大學新校址理學院將竣工時狀況

(下)該校運動廠施工時情形及附近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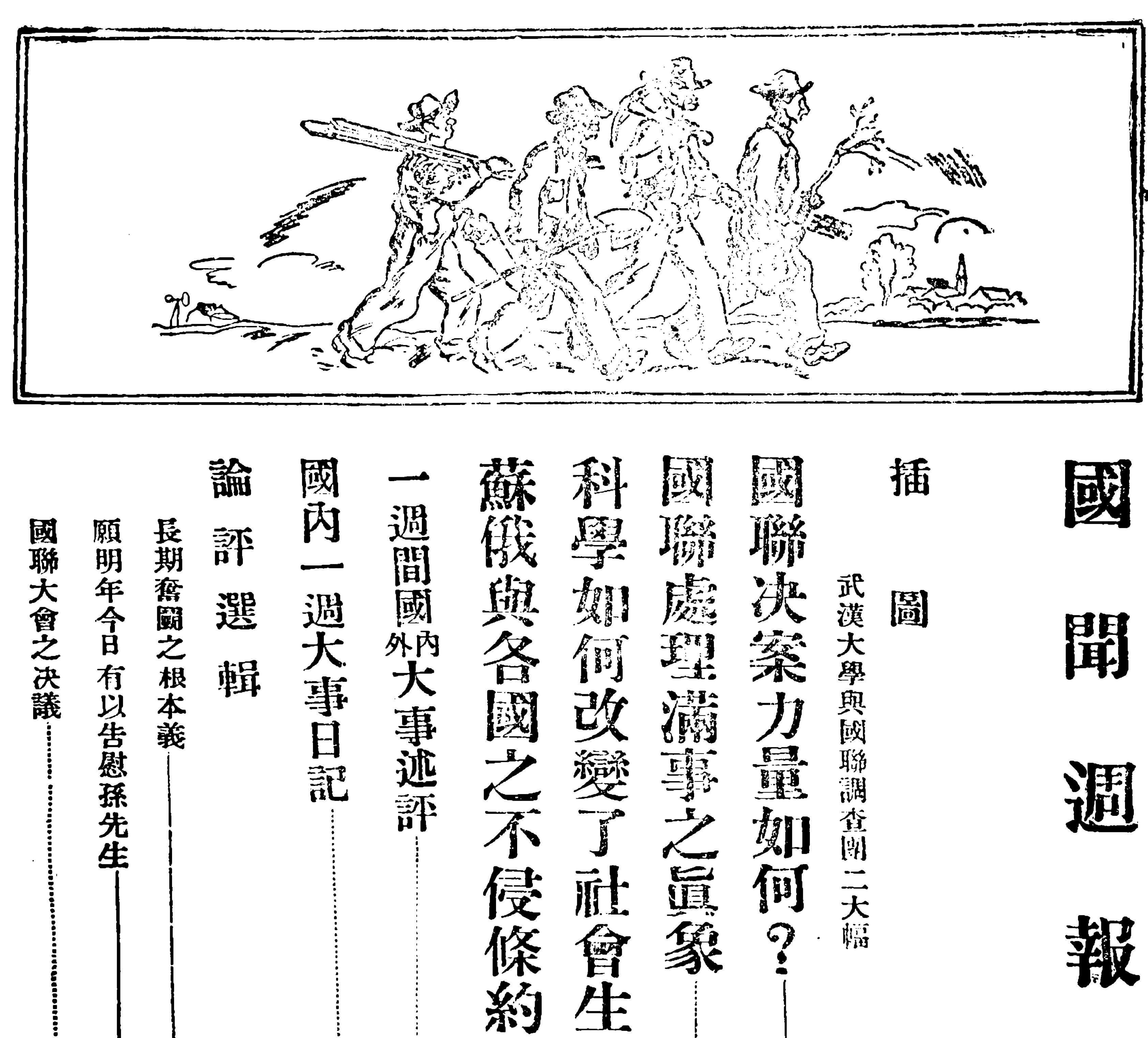
團查調聯國之滬抵



（上右）法國克勞德爾將軍
（上中）英國萊頓爵士
（上左）德國希尼博士
（下右）義國馬列斯可特伯爵
（下左）美國麥可考易將軍



王一民年三十四歲，遼寧新賓人，日本陸軍步兵專門學校畢業，曾充營長，中校團副，作戰科長，參謀處長，副官長，天津保安隊總教練，保安總隊長，特務總隊長，勤務督察長，天津戒嚴副司令，現眞除天津市公安局局長。



國聞週報

第九卷第十一期目錄
民國廿一年三月廿一日出版





國聯決案力量如何？

記者

國聯大會於三月三日開會，三月四日一致通過上海停戰決議，大會除指派一起草委員會起草決議案外，另指派二副委員會協助起草決議。十日決議案草案草就之頃，日本以反對引用盟約第十五條之故，表示放棄對於決案之投票。大會不顧日本之反對，於十一日通過正式決議案。此次決議案有數特點，㈠上海滿洲問題，皆適用盟約第十五條。㈡日本撤兵雖無限期，但於五月一日大會再開會前，必須恢復九一八以前原狀，不特間接限期撤兵，凡九一八以後所造成之一切形勢，皆應取消。㈢大會並不閉會，組織特別委員會，對大會負責處理糾紛並建議調解方案，㈣此正式決議案，中國接受之後，而日本拒絕接受，仍從事戰爭，盟約第十六條之規定，將自然生效。此次決議案，國聯實已盡最善之努力。美國正式照國聯表示滿意，並願與各國協力促進上海日軍之撤退。日本對此次決議案，實已相當顧慮。但值國聯調查團到滬之際，陽言撤兵，仍續增援。大會決議有無力量，仍待證明。

一、大會決議前之形勢

報告國聯

九日中國代表顏惠慶已向大會提出書面報告，謂戰事並未停止，並稱三月八日日飛機曾至杭州，向人民施放機關槍，而日軍亦於三月七日向華軍進攻。日方亦將芳澤來電一件，報告大會，大意謂芳澤已訓令在上海之日本駐華公使，根據大會三月四日決議案之精神，促進談判，芳澤又稱中國方面，對於談判之開始，一意延宕，亦不促成停戰，且從事於反日之宣傳，故與華軍對峙之日軍，在未會開會擬定辦法以前，決定不能撤退。

各國代表三月九日之報告，稱三月八日上海日軍當局發表聲明，宣告日軍行動之範圍，並謂若華軍向日軍防線進攻，恐難免發生衝突，該報告稱三月七日外傳日本右翼發生衝突事不確。各國代表報告中，亦稱日飛機每日均至華軍陣地及華軍後

方偵察，但迄今日軍尚無進攻之意，聞華軍方面，已獲得增援一部，援兵已抵太倉。

十一日顏惠慶向國聯秘書處提出書面報告，謂安東日領强迫該地海關人員，將海關移交瀋陽新政府，顏因此事表示抗議，顏於報告書中，又稱日本利用調查委員會東來之遲緩，已造成更形嚴重之局面。

起草決案

國聯大會指派一決議案起草委員會，起草決議案。除起草委員會外，大會復派兩副委員會，一由西門爵士任主席，波利地，拉米爾，蘇魯愛塔等三人爲委員，其任務爲襄助起草委員會整理及合併各代表送交大會之提案。其他一副委員會由彭古任主席，彭恩士，白樂地，勃利三人爲委員，其責任爲決定大會休會後執行大會職務之委員會人選及範圍。

希臘代表林特斯

九日下午四時起草委員會開會時，芬蘭代表亦加入，當即將各決議案，加以整理，該會開會兩小時，即休會。另由西門爵士主席之副委員會繼續整理各案。起草委員會至晚七時又開會，至七時五十分散會，討論各案，均嚴守秘密。大多數之起草委員，皆主張立即發表宣言，立即實行，繼續予遠東形勢以監視，並將中日糾紛予以結束。彭古之副委員會，九日討論至午夜，仍無甚進展。十日清晨又繼續討論。經彭古副委員會及起草委員會之努力，國聯大會決議案於十日下午一時起草完竣。其原文已分電中日兩國政府徵詢同意。

中日態度

十日顏惠慶電外部，報告國聯新決議案內容，並請示可否接受，外委會開會時，羅文幹曾提出討論，已定接受。羅文幹電洛報告，對國聯大會決議我國所應採之方針，已向外委會及軍事當局商得同意。府院因汪蔣在京，覆電囑就近請示辦理。中央即訓令顏使準備接受。

十日新聯電云，十日大會起草委員會之決議案似經西門彭古兩氏强迫國聯內小國盡量的與日本妥協而作成者。然其案文表面上係載國聯即時開議滿洲問題，故日本認爲有詢問該決議案作成之經過及國聯眞意之必要。松平代表乃於十日午後訪問西門，彭古及西姆士主席，有長時間之懇談，結果明瞭國聯似於接到調查委員之報告後始行開議滿洲問題云。對於大會採擇之決議案，日本代表會請訓該國外務省，該省當即開首腦部會議，經愼重協議之結果，乃決定態度，對日內瓦日本代表發出重要訓電。大意爲㈠當該決議案表決之際，將日本政府之立場詳細說明後予以棄權。㈡大會決議案對於違反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行政院決議案條項即違反非戰條約及九國公約而作成之一切協定及事態概不與以承認之件，查日本曾屢次聲明，對於此等條約毫無違反，故與決議案之趣旨並無異議。㈢然而大會之決議，以規約十五條亦可適用滿洲事變云云。然日本確信上海事變及滿洲事變兩者均不可適用。㈣國聯關於滿洲事變乃係根據十一條而發動者，現已派調查委員赴中國，然而調查委員未調查完了，乃輕率而移轉適用十五條之事，殊不合理云

一、大會神聖莊嚴之決議

大會開會

十一日晨國聯大會開會時，西姆士主席誦讀決議案草案原文，並請批評及修正。英代表西門爵士謂國聯決議案

，中應加入非戰公約一節，以增加決議之効力。西門之修正案當即通過。決議案草案大體已得各方之贊同，惟尚未付投票表決，因西姆士主席謂日代表尚未接到日政府訓令，西姆士又請中日雙方代表將中日政府之態度如何，於斯日下午向大會表示，又國聯已將決議案草案轉交美代表團(軍縮會出席者)，請美國於必要時與各國合作，維持日軍退出區域內之治安云。又英代表團對於西門爵士努力促成使國聯之行動與斯蒂生致波拉信中表示之主張相融洽，表示滿意。謂如此則應付遠東形勢之力量亦以加增。


丹麥代表奧姆奇

大會十一日下午五時十五分重開，首即由日代表，提出關於上海事件之報告，彼謂一俟上海方面戰事，確實停止，且有不致再行爆發之保證，而日軍撤退區域之中立，亦得有確實保證後，淞滬一帶之日軍，即將撤退。彼謂日本對於決議案原則上極表同情，而對尊重條約之聲明，更表歡迎，惟因對於第十五條之適用問題，略有異議，故日本對決議案不投票云，中國代表顏惠慶並未發言。大會總委員會，次即將大會決議案通過，中日兩國均未參加表決。此後總委員會改開全體大會，由西姆士主席，將決議案交大會討論，中日代表亦未參加，顏稱彼守沉默態度，因彼尚未接到中國政府之訓令，但彼之沉默並非反對之表示云。大會次即以秘密投票法選舉委員會中之六非行政院委員，代表選舉畢，即將決議案付表決，當即正式通過，中日代表均未投票。當選特別委員會委員之六國，爲瑞士二十八票，捷克斯拉夫三十五票，哥倫布三十一票，葡萄牙二十六票，匈牙利瑞典二十四票。委員長爲西姆士，該委員會即由理事國十二國及上述六國構成。大會閉幕時主席西姆士稱，大會第一步工作，已告完成，所選舉之委員會，將遵照彼等之責任執行一切云。彼並希望中日雙方能與大會合作，俾決議所予之希望得以實現。至此大會遂於午後六時五十七分以休會之形式閉幕，但依據決議案之末項，大會之會期依然繼續，主席若認爲必要時，無論何時皆有召集會議之權。

決議草案

據法國哈瓦斯社十日日內瓦電，國聯大會決議草案全文如下：『大會認爲國聯盟約之條文，完全適用於本案。其中特別可適用者，尤爲(一)嚴格尊重條約，(二)國聯各會員國均承認尊重並維持其他國家之領土完整，防止外來侵犯，並承諾對於其相互間之一切爭論，須遵用和平解決之程序。大會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理事會宣布白里安所設定之原則，作爲大會之原則。大會追述此項原則，理事會十二理事在其二月十六日，致日本之要求書中，曾重行援用大會宣言，對於盟約第十條之任何侵犯，國聯各會員，不能予以承認。大會以爲此項約束，國際外交之原則，以及和平解決糾紛之原則，故與巴黎非戰公約完全適合。尤以該公約之第二條爲重，因該公約規定糾紛各國，決不得以和平途徑以外之方法，解決爭端。大會於預備採取決定以解決其所受理之爭端以前，特聲明上開各項原則及規定，均有强制性質。並宣言國聯各會員對于違反國聯之任何局勢，均有不與承認之義務。大會確認遠東衝突，多在當事國一方勢力壓迫之下，以求解決，則爲違反國聯盟約之精神。並重述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十二月十日理事會採取之決

議案。以及三月四日經大會通過並經雙方當事國贊同，使敵對行動立即停止，並撤退日本軍隊之決議案。大會鑒於上海有關



瑞士代表莫他

係各列強表示準備合作，以達停戰及撤兵之目的，而於必要時，準備維持撤退區域之秩序。鑒於一月廿九日中國請求對於中日衝突，適用盟約第十五條，二月十二日中國根據盟約第十五條第九項之請求，以及二月十九日理事會之決議，因此種種，大會自認爲係受理中國之請求，書中所開衝突之全部，大會實有適用盟約第十五條所定和解程序之義務。因此大會決定設立一種十九人之特別委員會，以大會主席及理事會雙方當事國以外之理事，以及用秘密投票法選出之代表六人組織之。該委員會以大會名義並受其監督，而行使職權。其任務如下：一對於停止敵對行動，及遵照三月四日決議案所立協定，以停止敵對行動。並規定日本軍隊撤退等，應從速作一報告。二對於九月三十日及十二月十日決議案之履行，加以觀察。三爲大會準備一種確定解決之草案，於必要時，徵求海牙國際法庭意見。如有認爲緊急及必要之辦法，應向大會提議之。並須從速向大會提出第一次報告，其期限不得在五月一日以後，大會仍繼續其會期，於必要時，主席得召集開會。』正式決議全文尚未公布。

三、會後各國之表示

中

十二日我外長羅文幹談，十一日下午國聯大會通過決議案時，顏惠慶未曾投票，實因自國聯大會發出決議草案之時起至正式大會通過決議案之時止，中間距離爲時太促，致我國政府訓令未能先時達到我國代表。蓋我國代表拍發草案全文，係在十日下午二時（日內瓦時刻），而政府接到該項全文，已在十一日晚七時，（南京時刻），當即於一小時內發出訓令。而國聯大會即在十一晚十一時（南京時刻）在日內瓦舉行，訓令勢難達到，加以近來南京與上海間之電報極爲濡滯，致外洋電信轉遞較之平日特別遲延。十二日外部又訓令我代表，通知國聯大會，表示接受決議案，好在國聯決議縱無中日投票，既已一致通過，於法律上效力並無影響。外部確息，我國顏代表對於十一日國聯大會決議案，已正式向大會通知接受，並認爲中國要求大會承認之原則均已列入該決議案，表示感謝。又特別提及決議案內最重要者三點，即㈠中日間爭端之解決，決不得在軍事壓迫之下。㈡全體會員國有將糾紛提交和平解決之義務、中國已經運用此項手續，故對于現在事態，當然不負責任。㈢會員國對違反盟約及非戰公約所造成之局面及締結果之條約不予承認一節，當然包括傀儡政府在內。十四日我國首席代表顏惠慶已函大會主席西姆士，表示中國政府正式接受國聯大會決議案，並提出二點，㈠在日軍未撤退前，不能開圓桌會議。㈡遠東之全部問題，應交由大會特別委員會解決。

日

十三日日陸軍省對國聯決議案表示堅決反對。其宣言大意如下，日本今既宣告停戰，日軍預備等待實行和平，即行撤退，乃國聯不明日本現狀，對之非常懷疑，日本決不接受。

美

十二日國聯秘書長德留蒙接美國務卿斯蒂生函稱，國聯會員國此次在日內瓦能聯合一致，採取共同態度，以應付遠東岌岌之情勢，此次國

聯大會之行動，表示其抱有嚮向和平之目的。非戰公約與國聯盟約均係本此主旨，大會之表示，係代表世界各國，作一致之呼聲。此次行動於國際法中關於秩序與正義原則之發展，將大有裨益。上項條約即係基於此等原則，美政府對此項努力，殊感欣幸云。十四日美國政府已正式通知國聯大會秘書長德留蒙，謂美國與世界各國一致否認以違反條約之事故造成之局面，表示滿意。並謂此種表示為國際公法增加力量，鞏固和平基礎，故美政府已訓令駐上海之美代表，與各國代表合作，促成日軍之撤退或停戰。



捷克代表彭斯

英

十一日倫敦泰晤士報，對國聯大會決議案，表示贊揚，謂其措辭既可表示國聯之尊嚴，復可表示和平之意志，此完全由於外長西門所促成，而西門則係由英國駐日大使所指導。因英駐日大使，主張堅決，不受激烈派之主張所搖動。蓋彼等受道德上之刺激，主張對日制裁，此項主張，若果實現，則即宣戰之謂也。該報又稱英國大多數人之意見，均主和平，謂國聯大會之措施，應着重調解而非强制云。該報謂日本在上海之行動，實難寬容，且為極不智之舉動，日本之財政，現已枯竭，籌款亦非易事，商業已完全損毀無餘，日本原意欲補救者，現適得其反，故日本最好之辦法，即為放棄軍事政策，重採和平政策，以前日本加入國聯盟約及華府條約之精神，應付目前局面。十四日英外長西門氏在下院報告日內瓦會議討論中日事件經過，盛讚比代表西姆士氏充任國聯大會主席手腕敏捷，舉措有斷。並稱，大會依法仍在開會期中，大概在五月一日前將再集會。氏稱大會能獲得一致，頗堪滿意。顏惠慶書面通知西姆士氏，接受大會決議案，並指陳在日軍撤退前，圓桌會議不能舉行。美國通知國聯秘書長德留蒙氏，對於『世界各國採取一致方針，不承認用違反條約達到之結果為有效，』表示滿意。

四、對於國聯大會及決議案之評價

國聯對於中日糾紛，雖於九月三十日，十二月十日正式通過決議制裁日本侵略行動，日本雖屢次向國聯及美英誓言不使糾紛擴大與事件嚴重，於本年一月二日占領錦州，中國當時曾請召集行政院會議，英法表示在一月廿五日行政院常會之前，不再召集會議，此實違反盟約第十一條第一節，『凡有任何戰爭或戰爭之危險』，『秘書長應依聯合會任何會員之要求，立即召集行政院』之規定。然國聯乃英法之國聯，彼等雖不履行其盟約下之責任，中國亦無可如何。迨一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開會未幾，上海事件遂依日軍預定計劃發生。一月二十九日中國根據盟約十五條，請行政院召集大會特別會議，行政院二月十九日決議三月三日召開大會。三月三日大會開會，迄十一日通過大會決議案，暫時休會，據決議案最後一條規定，大會及行政院法律上仍在繼續開會中。國聯威信再四實驗，至斯已知日本毫無悔禍之意，不得不竭盡全力，與暴日作最後之周旋。設日軍在五月一日以前不由上海及滿洲撤退，是日本不接受大會之決議案，依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是日本『應視為對於所有國聯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為』，則五月一日之大會，定有更嚴厲之決議，何況事實上日本不遵守決議，仍從事戰爭，盟約第十六條，將自然生效乎？國聯大會對於中日糾紛已盡最大之努力，國聯採用制裁方法，有必然推演至施用經濟制裁之趨勢。中國報紙，對大會決案之批評，於感謝之餘，表示樂觀。讀者請參讀本期論評邏輯中大公報十三日社評國聯大會之決議一文。

北平晨報十三日社評對於國聯決議亦有精審之評論。其言曰：『按照盟約第十五條第十項規定「凡移付大會之任何案件，所有本條及第十條之規定，關於理事會之行爲及職權，大會亦適用之。大會之報告書，除相爭各造之代表外，如經國聯會員出席於理事會之代表，並其他國聯會員過半數代表同意，應與理事會之報告書，除相爭之一造或一造以上之代表外，經該會會員全體同意，同其效力」。惟此係對於報告書而言，若爲決議案，則仍須遵照盟約第五條第一項規定「除本盟約或本條約（按即凡爾賽和約）另有明白規定者外，凡大會或理事會開會時之決議，應得國聯出席於會議之會員全體之同意」。是審議此項決議案時，若日本投反對票即不能通過。惟日本又懼以一票反對四十餘票，引起世界反感，縱使決議案不得通過，而大會報告書亦與決議案有同等效力，報告書經出席會員多數通過，即可發生效力，是日之反對，徒犯衆怒，終歸無效。故日有棄權不投票之議，一方既可不妨害一致之議決，一方又可爲日本不接受之表示。惟決議案既經出席者全體可決，日縱棄權，亦不能諉卸履行之責任。倘日悍然繼續戰爭，則盟約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國聯會員如有不顧本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所規定，而從事於戰爭者，則據此事實，應視爲對於所有國聯其他會員有戰爭行爲。其他各會員應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金融上之關係，禁止其人民（記者按一九二一年十月五日修改爲「禁止其境內居民」下仿此）與破壞盟約國人民之一切交通，並阻止其他任何一國爲國聯會員或非國聯會員之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之人民，有金融商業或個人之交通」。倘此項行之尚無效力，更可依據第十六條第二項所規定，使用兵力。是以國聯大會果決定適用第十五條於中日紛爭事件，則連帶關係，自有適用第十六條之可能，日所以反對適用第十五條者在此。

『惟自適用第十五條迄適用第十六條，須經過相當時期與手續。適用第十五條第一步辦法，自爲決定一種決議案，使紛爭兩造，以此爲根據，力謀和平調解方法。苟決議案不能成立，或成立而不爲任何一造所遵守，則大會應根據事實，繕發報告書，說明爭議之事實，及大會所認爲公允適當之建議。此項報告書及建議，果相爭兩造以外之出席會員多數可決，則會員相約彼此不得向遵從報告書及建議之任何一造，從事戰爭。易辭言之，凡不遵從大會報告書及建議者，會員得向其從事戰爭，此即預爲適用第十六條之伏線。吾人前此所以主張根據第十五條召集國聯大會，與堅決要求適用第十五條者，用意亦不外是。今茲國聯大會決議案，乃解決紛爭之原則，而詳細辦法，則有待於報告書與建議。日本若不肯接受抽象的原則，則建議更不必論。惟日本外交本極圓滑，每逢山窮水盡之時，必轉換方向，緩和國際空氣。是其表示棄權，或不免爲事前之恫嚇。日投反對票固可推翻決議案，若僅棄權，根本不生影響。則棄權之說，似又可信而不可信。雖然，日無論採取任何政策，而在國際上已處孤立地位，固極顯明矣。』

此次大會中，各弱小國家，特別主張正義。『自九一八中日問題發生，國聯行政院，迭有決議，日本則悍不之顧，諸大強國，拘牽於各種利害關係，長慮却顧，不敢對日本爲斷然之干涉，國聯中所謂「弱小」國家義憤塡膺，對於日本橫暴舉動，不平久矣。』大國强國爲中國主張公道，或係有所爲而發，「獨各「弱小」國家則於中日雙方，了無恩怨，毫無利害，其代表之慷慨陳詞，主張公道，乃眞從光明的正義，公允的榮譽上著眼，彌足敬也。』

（完）



國聯處理滿事之眞象

朧霞譯

國聯自去年九月處理滿洲糾紛以來，雖盡最善之努力，不幸事件反隨國聯之決議而愈擴大，其中眞象有爲吾人所不知者。二月份之滿哲斯特衛報載有「國聯與滿洲」一文，著者署名爲 A Student of the League，諒爲深悉國聯情形之人，其所陳述有爲電訊所無者，爰遂譯之，以介紹國人，俾知國聯討論滿事之眞象、與列强對於滿事之眞實態度及世界對於滿事之輿論。

一、國聯如何處理滿洲問題

自九月十八日日本突然施行攻擊，中國政府即根據盟約第十一條將中日問題提交國聯行政院。中國將糾紛提交行政院之態度，係基於希臘保加利亞之前例，當時白里安與奧斯丹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及其他行政院代表(包括日本代表)處理此事，謂自衛之藉口不能作侵犯他國領土之解釋，更不能拒絕盟約規定用和平方法解決糾紛，並在考慮糾紛原因之前，非法侵略必須停止，對於事實且須舉行中立調查。中國允許日軍撤退後，必須有效保證日軍撤退區域中日人之生命財產，且請求撤兵應在國聯委員會監視之下。當被日本拒絕時，中國提出在該地與日人作地方磋商，由國聯人員之協助，解決撤兵及接收失地問題。

日本又拒絕任何形式之任何中立者參加，但妄言保證與允許。彼等公開諸言之性質，可由下列結論窺其梗概，

日本保證

其諸言包括在九月二十九日行政院主席陳報國聯大會之聲明中，此項聲明事前照會日本代表且曾得其允許者：

「余僅擬指陳數特點：第一，日本政府及其代表再鄭重聲明，絕無以武力占領滿洲之任何企圖；第二，日本在行政院屢次堅謂在日本臣民及其財產之安全逐漸有有效之保證後，即儘速撤兵至鐵道線內之意志；第三、根據昨日日本代表對於行政院之聲明，事實上此項意志，在過去二日已見諸具體實行，且在鐵道線外僅數處駐有日軍。」

再者在私人談話中，日人保證且更進一步。此爲最明顯確切否認使用武力占領爲加政治壓力於中國之方法之任何意志，日本對於占領之解釋，乃僅自衛之措施。據日本代表私人告訴行政院代表整個事件。爲一殊爲遺憾之軍人盲動，軍人富於挑撥性，故行動過火。但如日本不致「丟臉」，被人認爲缺乏考慮，「文治派」應對彼等加以糾正。如幣原男爵可以自由運用權力，其言論可以信任，行政院開會二星期，事件即可完全解決。

最初，行政院傾向採用依照前例國聯試驗圓滿之機械，日人自己亦頗躊躇，蓋衝突之初，無疑日本政府對於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頗有戒心，爲違反上述各約，其結果頗堪懸慮，當華盛頓消息達到日本，謂斯蒂生同意日本感情不應由調查委員會壓力加以蹂躪，日本態度遂而頑强，因行政院認與美國合作極端之重要，遂放棄原來意見，通過九月三十日無力之決議案。

該決議案謂行政院承認日本政府對於滿洲無領土企圖之重要；注意日本代表聲明日本政府將繼續儘速撤退軍隊至鐵道線內，其撤退以在該區日本臣民生命財產安全有效之保證爲比例，注意中國代表聲明其政府負責保護鐵路線外日僑生命與財產安全之責任，雙方代表保證各該國政府將採用必要步驟制止事件範圍之擴大或任何情形之嚴重。

失去機會

此悲劇嘲弄之情形僅以後方行揭穿——日本政府雖然其陳述基於公意，謂其代表遠東之法律與秩序，事實上不能統治其軍隊與軍閥，日本軍人將日人作成之信誓，迅即加以破壞，令日本外交人員，盡其能力解釋造成之拙笨情形。如事變之初美國及國聯嚴重抗議違反國聯盟約，非戰公約，九國公約，如日本政府所顧慮者，日本將如上述需要糾正其軍人，意即軍人輩之盲目行動將使日本及列强甚至全文明世界同陷於困難境地。據最近所知，返觀前事，此項結論似甚明顯，但在當時殊不便下此論斷。

在行政院九月三十日方始閉會之後，希望相信不再開會，而情形則開始惡化。日本連續發表照會牒文開始聲明軍事占領事實上擬用爲强索中國政治經濟權利之手段。首先建議在日人安全認爲有保證之後，解決中日問題某數點，需要「道德的裁軍」。於是數點變成五點，而此五點最後變爲解決中日關係之「基本原則」。關於此事知者甚少，惟日人聲明此項原則須先解決，作爲撤兵條件，在另一方面，日本向滿洲增加援軍，每日皆有新侵略行動之新聞。最後於十月八日日軍飛機轟炸錦州，——錦州爲南京代表，張學良統治下之合法的滿洲政府所在地，日人之嫉視張氏完全因其忠於中央政府。

此項轟炸，由日軍飛機向錦州散發之聲明，經中國政府轉呈行政院。其聲明如下：

最貪婪，荒淫，腐臭之青年張學良，仍未能認識其悄惡，且在錦州樹立臨時遼寧政府，陰謀攻擊大日本帝國軍隊安全統治下之區域。張學良已失滿洲人心，其地位已失，東北四省正背叛張氏。帝國軍隊根據公理之原則，努力捍衛

帝國利益及保護民衆，絕不承認錦州張學良之臨時政府，故日本不得不採取嚴厲手段壓制此項政府，錦州人民應投降於大日本帝國軍隊威力及仁德之下，並應反對及制止樹立張學良政府，否則即認彼等堅決反對大日本帝國軍隊，若果如此日軍將毫不憐郵毁滅錦州。錦州人民應詳細考慮所處之環境，速作明哲之決定。

轟炸錦州與此項聲明，對於日本『自衞』之職業及滿洲日軍之眞正目的，閃耀慘淡光輝。中國政府立即請求召集行政院會議，該會即於十月十三日開會。

美國態度

在此次開會之初，美國政府照會國聯，又特別聲明與國聯合作，該照會聲稱：「國聯盟約規定處理此種問題之實驗成功之機械」，又謂『美國政府由其外交人員獨立之行動，將努力鞏固國聯之措施，並表明非不注意此問題，並未忘却中日在非戰公約及九國公約對於其他簽字國之責任，如適當時會來到，此種責任，應當提出。』

未幾行政院不顧日本頑強之反對，邀請美國政府代表列席行政院會議，美國駐日內瓦總領事即遵照列席，目的在供給消息，如引用非戰公約時參加討論（行政院未幾即引用非戰公約）。

安全問題

以後討論集中於允許日人對於安全含義解釋如何，在某種限度令日人決定感覺充分安全時即由非法占領之中國領土撤退。

中國認爲安全之意義，僅爲在接收日本交還區域警察，法庭，地方及其他官方執行正常職權，結果維持生命財產之安全。日軍實行撤退之後，中國願儘速與日本討論一切問題，保留在盟約下引用調解之權力。但在日軍占領之壓迫下，不交涉任何問題。日本要求根據『五項基本原則』舉行直接交涉，作爲撤兵之先決條件。日本拒絕公布此項原則之性質便行政院所處情形稍覺困難。但私地五項原則曾交行政院某數理事之手。五項原則中有四項已概括於行政院起草決議案中，第五項原則關係滿洲鐵路及條約，行政院認無論由任何觀點言，皆不能認爲影響安全，懇求日本在撤兵順利進行之前，勿堅持根據此點交涉。

當時有一謠言，謂美國改變態度，仿照華盛頓會議中之山東問題，如日本允許撤兵，或在中立觀察者之下撤兵，贊成中日對於整個問題舉行直接交涉。行政院在此項謠言之支配下，起草一實際容納日本所有要求之決議案。所有請求日本讓步者，爲在撤兵完成之前，不開始第五項原則之交涉。此項讓步，日本拒絕——此次更顯示日本在滿洲之眞正目的如何遠大矣。

受日本拒絕之打擊及美國之否認改變態度，行政院又起草一決議案，該決議案行政院理事皆贊成，惟日本反對。該決議案規定行政院十一月十六日再舉行會議，屆時日軍須完全撤退，令中立視察者伴同中國官吏接收日軍撤退之區域，並請求雙方在撤兵完結之後，儘速開始直接交涉。於是舉行公開會議，在彼次會議中，日本代表擬提出其基本原則失敗。行政院乃休

會至十一月十六日。

二、對於日本之屈伏

十月行政院之會議，令問題明顯，行政院在竭盡其調解之可能後，一致置國聯於日本强烈反對之下，此次決議案規定如日本願在盟約下遵守其責任所能做到之最低限度。此決議案僅爲將九月三十日日本接受之決議案發展應用於十月中更嚴重之情形，如新決議案中能充分容納日本對於基本原則及安全之希望，或可希望在十一月十六日行政院會議時，日本政府可以決定實行撤兵——吾人常認日本政府在行政院之言論，不僅爲賣弄手腕，獲得更野心計劃之發展，日本出席行政院之代表爲負責政府之負責外交官，二者皆爲日本軍閥手中之傀儡。

十月行政院會議之後，未幾，各種公文更使情形愈加明顯，但更指示日本政策與國聯責任間之鴻溝，日愈寬大，首先中國照會指陳中國如其他所有國聯會員國然，受盟約限定明白尊重一切條約責任。並謂中國政府爲自身計，決定完全履行盟約下之一切責任，爲證明此事，中國願根據盟約第十三條之規定，將中日間所有條約問題之解釋，提交仲裁，或公斷解決。其次爲十月二十六日日本之聲明，申述根據五項原則要求進行直接交涉——此次五項基本原則皆明白列舉，文詞較行政院會議時傳說者尤爲强硬嚴重——作爲撤兵先決條件。行政院主席白里安答覆日本聲明，在致日本之覆牒中指陳整個之「基本原則」。爲日本接受九月三十日決議案後引起之一新問題，在該次決議案中僅注意日本臣民生命財產之安全爲日軍撤退之條件；即保有充分道德力量之十月決議案，同樣方式包括日本所提對案中之前四項原則，（白里安或可續稱「包括日本代表在行政院開會時私人談話中所說之同樣方式」）；對第五項——關於尊重條約權利——中國在行政院甫閉會後發表之聲明，似對於此事每條皆予日本滿意。結果，白里安希望試加回憶，日本政府將發現中日觀點，並非有不能克服之差別。

英法迂緩

如値此關頭，各國在東京之外交行動，對日本加以壓力，頗有予日本政府以某種印象之可能。不幸英法政府無意履行其責任，毫無動作。而美國政府幾需要十月至十一月行政院會議三星期之久決定其對於十月決議案之意志。最後在十一月十六日會議之前夕，方有消息謂美國決定批准十月二十二日之全決議案——除過時間之限制。日本政府回答白里安之頑强照會中特別聲明，謂日本認爲根據以撤退滿洲日軍爲先決條件之基本原則，已協商妥當與中國直接交涉。

斯時日本在滿洲之活動大有發展——日軍開始向北滿推進，在奉天吉林樹立傀儡政府，强提鹽款。十一月在巴黎之行政院會議，及齊齊哈爾之失陷，事實上同時發生，而該處在中東路以北，乃黑龍江之省會，距南滿鐵路最近之點亦有數百英里。日本政府約在一星期之前，向美國及法國政府作神聖之允諾，不攻取齊齊哈爾，而且九月三十日日本誓言不擴大糾紛或使衝突嚴重。

是以十一月行政院會議時，日本不僅爲國聯盟約非戰公約

，九國公約三條約之破壞者，且爲破壞對於國聯行政院及各國政府所立神聖信誓之國家，並公然採用以軍事占領之壓力下强索中國權利，——此項政策十月會議時顯明强烈指責者也。

正當途徑

在此種情況之下，行政院——重要意思即指吾國政府(英國)，蓋中日糾紛之中，英國政府爲行政院最重要之會員國——應取之途徑，非常明顯！行政院應擁護十月決議案之要點，對於該案行政院應有把握，即㈠在撤兵之前中日不進行交涉；㈡中立視察者伴同中國官吏接收日軍撤退之區域，並包含中日討論撤兵及接收失地詳細辦法。因尊重美國觀點，對於日本之讓步，時間限制可以取消，而日本則反請求接受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應決定在該地何時及在何種情形下，日軍可以撤退，中國可以接收失地而不危及日人生命財產之安全。關於此節行政院對於「安全」應有一種定義，意即維持撤兵後所接收區域中之法律及秩序，如斯而已。(如日本繼續要求對於中日關係作普遍之研究，此節亦可加入，但須絕對指明討論其他問題與撤兵無關。)

此項政策當可獲得美國完全之擁護，因其與美國已然公開採取之政策符合也。日本惟有在世界注目之環境下，拒絕此項政策，如斯日本政府愼重繼續違反其最神聖之條約責任。行政院在經過調解極大之努力後，有二三次公開會議即可將問題解決，如果必要，可引用第十條痛斥日本爲條約之破壞者及侵略者，勸告各文明國家撤退各國在東京之外交首領，作爲一種道德之斥責。巴黎會議中私人所接之可靠消息，指明美國在此種關鍵不參加經濟制裁，並不能正式或半官式預先聲明，如行政院採用特別途徑，美國取何種步驟，準備參加引導公論之任何行動，並認撤回公使及大使爲此種行動方式之一。如在此時，美國應與吾人取一致行動。

最初整個問題一星期即可了之。第一個結果無疑將引起日本之忿怒及退出日內瓦。但須兩年之後方停止爲國聯會員，並須完成一切條約責任，方能退出。世界無一國對於國際輿論之銳敏及財政經濟裂痕之巨大如日本者，在如此充滿自由與和平情緒中，未有在完全道德孤立之高壓及更趨複雜之危險下能久立者。再者行政院各會員國及美國首先持此種態度，最後全文明世界亦持此種態度，日軍將絕對不能威逼中國直接交涉，或獲得軍事占領下旣成事實之國際承認。在此種環境實行上述辦法數星期或數月之久，加以中國之排斥日貨，將令日本產生一種政府及心理，此種政府及心理將根據適當之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舉行正當之解決。此爲吾國政府以前應主張而現在猶應主張之惟一健全有效之政策。

調查委會

反之，巴黎行政院逃避光明至如此程度，在公開會議中並未令各方宣布其觀點，一月之後，完全遁跡。在該一月之末通過重新申述九月三十日決議之決議案，加上一調查中日關係之委員會，此項委員會無權磋商任何方面提出之談判，並不能「干預任何一方之軍事行動」。行政院並無勇氣規定委

員會參考之範圍，蓋行政院深知日本希望其研究此類問題，如中國無力統治自己，不能遵守其條約上之責任，及中國之排斥日貨，而中國則希望其考察滿洲情形，特別關於日本之撤兵。是於責任全推諸此不幸之委員會。使此委員會接受或拒絕各方之建議。

今年春夏，調查委員會對於和平時間，違反條約，軍事占領，由日人造成滿洲政治行政之征服及經濟之獨占，當感覺極大興趣。行政院決議案指示之惟一途徑，即行政院承認此問題困難之存在——日本主張在軍事占領壓迫下舉行直接交涉——此處即行政院禁止委員會無權磋商任何方面提出之談判。十二月行政院之決議案乃對於日本軍國主義薄加掩飾之投降條約。

（未完）





科學如何改變了社會生活

Bertrand Russell
石質譯

十數年前來中國的羅素，是無庸介紹的了。此文爲不列顛播音社系統講演「科學與文化」的開場白。羅素原題爲「科學如何改變了社會生活」繼羅素而講者有 Aldous Huxley, Hugh Fausset, Hailaire Belloc, J.B.C. Haldane, Sir Oliver Lodge. 羅素此文，對於社會之矛盾畸形，人類之愚蠢蒙昧，暴露無遺。國聞週報八卷五十期威爾士「你要對世界作甚麼」一文，與羅氏見解，若合符節。

譯者

在已往百五十年中，科學及於普通男女日常生活的影響，繼長增高。在最近將來，此等影響將仍有繼增之勢，且其或較已往增長尤速：此等推測，固非無因。科學積漸改造社會生活，而召致新社會形態之產生；爲適應此等新社會形態的需要，多數公民，不得不具備新的資格條件。

專家的重要性

且擱置一切精微的問題不談，由科學而生的具有巨大重要性的改變有二：第一，專家的漸趨重要，第二，人類社會各部間的關係較已往更爲密切。前者，即專家的重要性，雖較爲明顯，但我仍願再加以講述，因爲德謨克拉西的政府形式因此逐漸困難了。試想現代都市日常生活的用具，如電話，電燈，電車，動力廠，等等；這一切都包括着科學知識，而科學知識則僅爲全民衆的少數所獨有。假使一種疾疫殺死任何現代國家的人口百分之十，而此百分之十又不幸盡爲熟練的專門技術人才，則現代都市日常生活的繼續將不可能，至於爲政府所更關切的事項，專家尤爲必須。且以戰爭之技術爲例。現代戰術依然需要兵士，固係事實，但較之冒生命絕險以臨陣應敵的兵士，則科學的發明家尤爲必不可少，再以最近衆目集中的金融問題爲例。金融的理論與銀行經營的技術之複雜，雖公認專家亦難免於徘徊歧途，這是我們最近所切膚習知的事實。在一單簡的農業社會中，需乎政府解決處置的問題大都不甚困難，所以如果教育水平較高時，德謨克拉西便能更有効地行使。但在一個

發達到極度的工業社會中，有許多第一等政治重要性的事情，却僅爲少數專門訓練過的專家所了解。對於此等問題，一般男女無論欲否，終不得不接受專家的意見；到此地步，德謨克拉西便不眞實了。日常生活中科學的重要性無疑地要繼長增高，所以專家的重要也必不會減少，而且要增加。如此，則專家政府之代替大多數的民意政府，是不能出我們意料之外的，即使人民依然投票選舉而國會依然自以爲選組政府時，此亦勢所必然。



英國大哲學家羅素

組織的需要

作爲科學之果的第二種世界改變就是：一個個人或一羣個人的行動，積漸更密切地影響到其他個人，或許直至山角海陬。一個經濟自足的原始農民的行動，除對自己和家庭外影響甚小。但凡爲現代產業方法所掃蕩的地方，世界在各方面已變爲一整個單位。蘭凱州(Lancashire)的人民或許因印度人與中國人的政治激怒而失業；美國中西部人民的成見可決定供給歐洲娛樂的活動電影；近東石油之存在，深廣地影響了國際政治，甚至一時且促起英美間的軋轢。

現在問題最大癥結之所在，即當此世界各部逐漸密切地相依爲命的時候，却未能將世界組織爲一個整個團體。現代世界一部分所發生的事件動輒牽及他部，但各部間的彼此影響則視整個的福利而決定。此等區別可以疾病中與健康中之人體的區別說明之。人體無時不是一整個，在健康時人體之組織使各部分工合作，共謀整個的福利。而當患某種疾病時——譬如癌疾——一部機構停止其對於他部福利之貢獻，癌之影響遍徹全身，但此等影響非對於整個身體之福利有所貢獻。現行政體，較之二百年前更近乎一個單位，其組織亦比較關心到一般福利。但其組織範圍的增加，究不若其自動的範圍的增加之速。此即世界各部各自追逐其私自的目的，而不顧及其及於他人之影響之意。我等之科學文化苟欲安定，則其組織必當遠較現在爲緊密；其自全體着眼之擘劃亦得遠較現在爲精詳，而委諸個人或團體之隅然衝動之下的職權亦得遠較現在爲少。此理可施諸一切事宜，自市政，國務，以至國際事件。且以倫敦爲例。自歷史觀察，倫敦爲一團村落逐漸結合而成，但今日之倫敦則成一整個的團體，其最具重要性之一點，即人民如何於晨時自周圍集聚於中心，而於晚間則又自中心分散至周圍之交通方法。使

倫敦會學劃周詳以應其今日之需要，則街市當通通修直而爲廣路通衢矣。

當倫敦發展成一單位時，在其構成之各自治區的分別政府外。又設立其自身之行政機關。但今日之世界雖發展成一單位，而在政治界或經濟界則仍未能設立一世界政府。今日組織之缺陷有二主要之點：其一即所謂私營企業，無中心權威以管理之，以致發生某物生產過多而某物生產又太少之畸形現像。其二即各國能夠自由行使其意志而不顧忌其及於他國之影響，以至非惹起戰事不可。目下因經濟組織而發生之過惡最爲顯著；世界各部雖則經濟上相依爲命，但仍無國際的生產，分配，銀行等組織。每國莫不希冀本國能生產每件物品，其結果則爲現在世界機器之生產力遠超出現在世界的消費力。自現代技術而生的勞動生產力之增進，理當使僱主財富增加，使工資生活者的工時縮短，工資增多；但其結果却反是多數僱主之破產與百萬工資生活者的失業。欲使此增進的勞動生產力免於危難而產生良好効果，所需的只有一事。所需要的一事非他，就是世界經濟活動之國際的組織。此不僅對於工業，即施諸現代農業亦無不然。當大多數羣衆飢饉乞食之時，其餘的人却一任其穀物腐朽而不稍加注意，原因不過是其生產物不能以有利價格出售罷了。諸如此類的糾葛，正是人類缺乏與現代經濟問題平行的知識之明證，如欲尋求救治的方策，則非創造適當的國際組織不可。欲解答此國際組織究當作何形式，則頗非易易，茲留諸讀者之思考。

國際的無政府狀態

近年來經濟無政府狀態已呈示其不幸，但政治無政府狀態將呈示更不幸。我所謂的政治無政府狀態非一個國家內的無政府狀態，如中國的現狀；而是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即國際政府之缺乏。結合倫敦各自治區域爲一單位，統治於倫敦市議會之下，殊爲易易，因其各部間彼此無敵愾與畏懼之心。但欲結合世界各國爲一單位，統治於一世界政府之下，則任重責艱，蓋國家主義感情極端爲有效合作之阻梗。鉅大的科學技巧應用於戰爭技術上，尤爲不幸者即近年之攻襲方法較守禦方法進步遠爲迅速。空中戰爭尤爲如此。第二次戰爭，如果發生時，其破壞力當遠較我們現在所仍然稱說的歐洲「大戰」爲鉅。苟此等大規模之戰事不能阻止，則科學文化亡無日矣。大規模的戰爭唯有以斷然手段處之，積漸拖延，必無濟於事。

此斷然手段即一世界政府之設立，此世界政府當擁有世界唯一之有効武力。目前國家主義氣燄熊熊，在最近將來頗少希望採用此等計劃。誠然，目前一般徵兆皆表示人類寧視文化淪亡亦不採用此等方策以救濟之。我不知道世人能應時而更心改志以阻止第二次大戰否。如其不能，第二次大戰無疑的即將給我們以有力的敎訓而無疑。進而使此第二次大戰亦不能導至世界政府之建設，則我恐科學文化即將銷聲滅迹矣。

幸福果與自由不可分離?

科學社會中的個人自由，將決不如十九世紀英國之多。科學社會果欲穩定，必具較以前更爲精密之組織，此組織且得部

分地減消個人自由。此固可悲，但顯爲不可避免之事。雖然，有重大價値在焉——如與所失比較，則人類幸福之增加，自意中事。科學對於延長壽命防禦疾病的貢獻頗大。但在最近將來，其貢獻必尤大。科學雖尙未消滅貧窮與困乏之恐怖，但現代機器使此等結果之達到變爲可能——如人類經濟常識稍爲豐富時。史前時代人類勞動力的總生產物，僅可維持生存；以此推論，僅少數人能享樂安逸，是理所必然。但今日勞動生產力之大，足以使人人獲得安逸，而無需長時間之勞動——如世界之生產與消費能由一國際組織聰慧地管理時。此等可能，我們所負於科學者也；而此等可能之尙未實現，則不得不歸咎於我們的愚蠢與惰性，現存知識，苟善爲利用，足剷除一切毒害侵襲人類生活的最大惡魔。今後百年內，遍地建設一全無戰爭與貧窮蔭影的社會，人人較現存最良社會尤爲健康與長壽的社會，頗有可能。但對此之成就不得不付以相當代價，即自由之大量的犧牲；無論其爲經濟自由或政治自由，個人自由或民族自由。因爲苟欲創造一個這樣的社會，我們不得不屈服於一國際政府之下，接受生產與分配的國際統治。

社會的劃一

凡名符其實的文化，皆不僅是科學的。機器和科學發明僅涉及生活的機械方面；牠們能夠阻止過惡，但就其自身却不足以創造眞眞優越的事物，給與人類生活以眞眞的優越之事物者存於其腦與心中，而非外界機械作用；此等事物即知識，美之創造與享樂，生活之享樂，人類情熱等。在人生諸目的中，當作智識追求的科學，可佔一優越地位，但這當作智識追求的科學與科學技術並非一物。科學技術可供給一基礎結構，在此結構中善良生活方爲可能，但若出乎此則非其所能勝任。科學技術可減削疾病，但不足以指導人如何利用其健康；科學技術可醫治貧窮，但不足以指導人如何應用其財富；科學技術可阻止戰爭，但不足以指導人以何等形式的冒險與英雄主義以代之。一個眞眞優越的社會必須提高知識與美，生活之享樂與人類熱情；苟不能到達此水平線，則其優越僅爲負數，雖能盡除人類至今尤受其痛苦之疾病與貧苦，亦無足論。假設人類能避免突變(Cataclysm)時，未來社會將逐漸變爲擘劃周詳之社會，而非復自發之天然生長矣。但在此周詳擘劃中却潛有不可忽視的危機。劃一單調將爲不可避免的趨勢；今日之各愛其國的思想將被剷除，而學校兒童則皆授以唯忠於世界政府的教訓。或將僅有一種語言，一種報紙，一種無線電程序。社會劃一將使旅行除觀賞風景外再無他用。全世界居民的全身服裝將皆製造於一鉅大工廠中。如執政者爲一漠然無審美觀念的人，而唯以經濟爲目的之標準化是求，則所有人類的服裝將分毫不差，或僅於男女間衣飾略示區別。服裝上既如此，飲食上以至思想見解上亦將莫不如此。如組織者唯計及機械方面，則彼輩或許尋求方法以生產個個酷肖之無魂個人以便於統計者與執政者，蓋如此則無需區別你我。

如此社會之沉悶乏味將不可忍受，而在長久過程中或亡於空虛無物亦未可知。類此之危機，絕非杞憂，蓋科學社會中之執政者將必要地握有空前的權力。讀者大部之觀感亦當與我相

同，即唯恐此等行政人員不以人爲個別人格，各具個性，而以之爲偉大計劃之原料。當果以人爲偉大計劃之原料時，如能忽視其區別則實爲公便，此執政者之趨於扭曲之劃一觀念之所以致之。如避免此曲見，執政者得計及在專門技術切近範圍之外的人類價值。爲保證執政者之履行此事，其所受教育當爲循循善誘，給與一廣博的眼光；就現在而言，此等具廣博眼光的人執政者之中尚不多見。歸根揭底，問題所在就是教育。有某種事物爲教育所當教者，同樣亦有某種事物爲教育所不當教者。教育不當教人以憎恨藐視，無論對何等人亦所不當；教育不當教人以殘酷無情的進取心；教育不當教人以鬪爭爲人類最高尚的事業。但教育當教人以情熱與友愛，享受世界的美當享樂，眞實知識之永爲最上以及傳統錯誤或時髦錯誤之當毅然拋棄。

不可避免的危機

科學社會之異於非科學社會者基本在於科學社會中人知如何以實現其欲望。此等欲望不但指創造的慾望，破壞的欲望亦包括在內。科學之改進戰術，至少與其改進農業同其程度，但對於詩歌藝術之改進，則未予絲毫助力。苟以科學給予我等之實現欲望的能力。大部分之造福人羣，則人類慾望當整個地作爲建設的而非破壞的始可。欲實現此目的，是一道德問題，但對此道德問題，某種科學頗爲有用。問題一半是社會組織，一半是個人氣質。關於社會組織者，首要之事在減削競爭作用，無論其爲個人的或國家的，而使個人之成功作爲貢獻於全人類成功之結果，而非出自競爭者之敗北。關於個人氣質，有用的各種科學爲生理學，心理學與教育學。多數人具有政治上激烈見解的緣故，即因其消化不良，分泌腺作用失調；在此等情形之下，道德改革必以生理學家啓其端。其他則具有嫉妬與無意識的憎恨之根深蒂固的心理癥結，而導於喜作戰爭與革命的思想。欲阻止此等心理癥結之滋長，只是一個教育問題，特別是六歲前爲一般所絕不當忽視的教育階段，因性格的情感方面主要的是在早年所決定。科學社會中之行政者將握有鉅大權力；權力握於其感情背乎一般福利之人的手中固屬危險，而權力握於僅具行政情感之人的手中則將流於不堪忍耐的單調劃一。因此，在人類尚未習得聰慧地應用科學力量之前，人類或將通過數重創痛的難關，但我確信人類至終定能習得此種教訓，在此教訓習得之後（這包括更多的科學，而非較少的），人類方可自從來就騷擾着人類的巨大惡魔，得以解放。最近將來之希望雖飄搖無定而滿伏危機，但高瞻遠矚，則前此所認爲幻想的希望，隱現於地平線上矣。

在此後連續講演中，諸位可聽到各種各樣的見解，有批評科學者，有置重於其他問題者。我所企圖向諸位說明者即由科學而生之利（增進了我們對於天然力的統治力，）以及隨科學而即來的害（如果我們忘記了科學並非生活全部時，或當我們準許科學用作破壞目的時。）我自身相信人如不適應其自身於新世界，危機即不終日而至，但到達人類史上空前的未來幸福的康莊大道，又是舍科學莫由。

二，二八，一九三二。

清華周刊第三七卷第二期（第五二九號）目錄

時事述評

我們要全國總動員……兆丘

淞戰與英美態度……鐵

民族精神不過如此……青山

國聯大會之展望……我觀

從三一到三三……羅雲

日本圖纂

俞曲園先生病中囈語跋……陳寅恪

形成美國外交政策之因素……文殊

白璧德論浪漫主義與東方……張露薇譯

梅特林克的「嫫娜娃娜」

從軍曲（詩）（Colonel Love lace著）……笑琴譯

愛情（詩）（英國S. T. Coleridge著）……霍佩心譯

錢老先生（小說）……嵐

國立清華大學週刊社出版

中國社會 半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要目

中國經濟蛻變中的絕大危機底到臨……曲林

世界經濟恐慌……樂丞

革命政府與革命外交……修鋒

這一筆賬如何清算……人言

回憶張繼先生的警語……秀風

劉老老與垃圾堆……蘇華

我抱着我底青春啼哭（詩）……野松

零售每期五分：訂閱全年一元

通訊處：北平外西華門酒醋局三號邢必信先生轉

中國社會半月刊

時事月報

二十一年一月號要目

時事插圖二十餘幅

軍事準備方案　魏益三

兵役制度及其利弊與選定法　周亞衛

日本侵佔東北事件之繼續擴大　鑄秋

十一月十六日以後之國際聯盟及東北事件　林天蘭

日本政局的大變動　陸徵憲

台灣革命運動　伍雪峯

從英國金本位的停止說到世界的現狀　燕谷

德國東疆問題之重心　譚孟衍

拉丁美洲各國邊境之糾紛　潘倫

一九三一年之國際聯盟　盧瀛洲譯

二十世紀之非洲土人　潘啓予

一月來之國內時事

內政，交通，教育，科學，邊事，僑務，實業，災情與匪患，財政與金融，外交

一月來之國外時事

拉丁美洲，西歐與南歐，中歐及北歐，日本，美國及其殖民地，國際，英帝國，巴爾幹，蘇俄，西亞與非洲

菩提炕傳奇（文藝）　湯今我

創造中之歷史（二十年十一月一日至三十一日）

定閱價目

每冊二角五分　函購加郵費三分

國內全年二元八角　半年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國外全年七元五角　半年四元　郵費在內

社址　南京鼓樓　各地書局均有出售

蘇俄與各國之不侵條約（下）

吉人譯



里斯亞尼亞共和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間不侵條約

（千九百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簽字）

（千九百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在柯烏諾交換批准書）

第一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里斯亞尼亞共和國間之關係，仍以千九百二十年七月十二日在莫斯科締結之里斯亞尼亞國及俄國講和條約爲基礎，該條約之一切規定保有其效力及不可侵性。

第二條　里斯亞尼亞共和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相約尊重彼此主義並領土之保全及不可侵。

第三條　各締約國相約停止對於他方之攻擊的行動，締約國之一方雖抱和平的態度，仍被一或數個第三國攻擊時，他之一方不得援助該第三國。

第四條　凡發生第三條第二項所揭紛爭或各締約國並未從事於軍事行動，而第三國間締結對於締約國之一方之政治的協定或以經濟的或財政的絕交爲目的的組織聯合時，他方締結國不得加入該項協定或聯合。

第五條　締約國間發生紛爭不能依外交手段解決時，設立調查委員會。

該委員會之組織及權利暨其應行遵守之手續，應依兩國間所訂協定決定之。

第六條　本條約應自簽字之日起在六星期以內批准。

在柯烏那交換批准書

本條約以里斯亞尼亞文及俄文作成解釋時兩文均爲正文。

第七條　本條約自交換批准書之日起實施，有效期間爲五年，第一條及第二條不受有效期間之制限。

締約國應在距條約滿期時六個月以前表示關於兩國間政治的關係之將來形式開始交涉之意，否則展期一年。

各全權委員簽字蓋印於本條約作爲證據

千九百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作成本書兩份

米可拉斯斯雷則維叙斯

久爾蓋斯巴爾特對賽提斯

季維齊趣林

沙巨阿雷奇沙多羅烏斯基

里斯亞尼亞共和國總理米可拉斯斯雷則維叙斯，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務人民委員會委員齊趣林間之交換公文

一

本日里斯亞尼亞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間所訂條約簽字時本總理宣言如左：

(一)兩國政府業已審查與里斯亞尼亞國爲聯盟會員一事有密切關係之原則問題，里斯亞尼亞國政府確信不論正在交涉締結條約中或於簽字時不參加於第三國間所結一切政治的協定之條約第四條原則並不妨碍里斯亞尼亞國履行國際聯盟條約所課之義務。

(二)里斯亞尼亞國政府確信里斯亞尼亞國雖屬國際聯盟之聯盟國，不致障礙里斯亞尼亞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關係親善發達。

(三)同時里斯亞尼亞國政府鑑於里斯亞尼亞國之地理的地位，以爲里斯亞尼亞國爲國際聯盟之一聯盟國故負有義務，而局外中立爲最適合自國緊要利益之政策，該項義務不致障碍里斯亞尼亞國國民對於局外中立之熱望。

千九百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

里斯亞尼亞共和國總理大臣兼司法大臣暫代外務大臣

米可拉斯斯雷則維叙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務人民委員齊趣林閣下

二

本日接來文敬悉一切，茲奉敝國政府訓令通告閣下敝政府承認來文中所舉各項宣言：

千九百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於莫斯科

爵爾季齊趣林

里斯亞尼亞共和國總理兼司法部長暫代外務部長

米可拉斯斯雷則維叙斯

三

本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里斯亞尼亞共和國間所訂條約簽字時本委員通告閣下如左：

聯邦政府常希望認里斯亞尼亞國國民爲與其他一切國民同樣獨立者，此種希望業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表明於其屢次之宣言中。又依千九百二十三年四月五日蘇維埃政府致波蘭政府之照會並鑑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工人與論關切里斯亞尼亞國民之命運，凡反里斯亞尼亞國民之意思對於其國境所加事實上之侵害，不能搖動千九百二十年七月十二日俄•里兩國所訂講和條約第二條及該條附註所揭對於領土主權之態度。

千九百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

爵爾季齊趣林

里斯亞尼亞共和國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

米可拉斯斯雷維叙斯

四

本日接貴來文，敬悉一切，本總理奉敝國政府訓令，通告閣下，敝政府承認來文中所列各項宣言。

千九百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

里斯亞尼亞共和國總理大臣兼司法大臣暫代外務大臣米可

拉斯斯雷則維叙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務人民委員

爵爾季齊趣林閣下

波斯國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間保障及中立條約

(千九百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在莫斯科署名)

(千九百二十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在鐵海連交換批准書)

第一條　千九百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條約各條及一切規定均維持效力，其效力及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一切領域，而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及波斯間之關係基礎。

第二條　各締約國相約停止對於他方之一切攻擊及一切攻擊的行動，且不得進兵於他方之領域內。

締約國之一方成爲一個或數多第三國之攻擊目的時，他方締約國在紛爭繼續中保持中立，成爲攻擊目的之締約國，不論其戰略上戰術上或政治上之理由或利益如何，不得爲自己而破壞該項中立。

第三條　各締約國相約對於威脅他方締約國領域領水安全，獨立，主權之同盟或政治的協力，不問其爲事實上者或法律上者均不參加。

各締約國不得參加第三國對締約國一方所組織之經濟封鎖。

第四條　鑑於千九百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條約第四條及第五條所定之義務，各締約國停止對於他方之國內事件之一切干涉，嚴禁本國官吏在他方國之領域內從事於宣傳或爭鬥行爲。

締約國一方之人民在他方國領域從事他方國官憲所禁宣傳或爭鬥時，該政府有權停止此項人民之活動，並加制裁於該項人民。兩國依上列各條相約不得使下列團體在本國組成或活動(一)不問名稱如何對於他方締約國之政府以用暴力手段暴動或陰謀而爭鬭爲目的之團體或集團。(二)自稱爲他方國或其領域一部之政府而活動之團體或集團，而係依上項手段對他方締約國政府爭鬭，或侵害其和平及安全又對其領土保全有陰謀者。

相約禁止上述團體募兵及軍器子彈等一切軍事材料輸入於自國領域。

第五條　兩締約國相約兩國間發生各種紛爭不能依通常外交手段解決時，即依適合事情之和平手續解決之。

第六條　兩締約國除依本條約有應負之義務外，在國際關係仍保持行動之完全自由。

第七條　本條約之期間爲三年，應由兩國立法權關從速承認批准然後實施。

在批准後一個月內在鐵海蘭交換批准書。

本條約在滿期後締約國之一方尚未通告他方，廢約以前即認展期一年，通告廢約時則在通告後六個月以內仍爲有效

第八條 本條約用俄文波斯文及法文作成正文三份解釋不同時以法文為據。

各全權委員署名蓋印於本條約作證。

千九百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在莫斯科

爵爾季齊趣林

愛爾加拉罕

阿理果理堪安利

第一附屬議定書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外務人民委員爵爾季齊切林及輔助委員加拉罕在本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波斯所訂條約簽字時，奉政府訓令宣言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並未訂有違反該約之何等國際約束，將來在該約繼續有效之間，亦不為此種約束。

波斯國外務大臣阿理果理堪安利奉政府訓令宣言本日波斯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間所訂條約簽字時，波斯國政府並未訂有違反該約之何等國際約束，將來在該約繼續有效之間，亦不為此種約束。

千九百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在莫斯科

爵爾季齊趣林

愛爾加拉罕

阿理果理堪安利

第二附屬議定書

從全部繼續有效之千九百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條約規定本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與波斯國間所訂保障及中立條約第二條所規定之約束，係關於不得進兵於他方締約領域內者，不適用於千九百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條約第六條並該條附註所規定之情形。

千九百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在莫斯科

爵爾季齊趣林

愛爾加拉罕

阿理果理堪安利

交換公文

本日波斯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間所訂保障及中立條約簽字時，本大臣對閣下通告於左：

波斯國政府常注意正確履行所負一切義務，惟認此項義務並不牴觸波斯國政府對於國際聯盟之義務，故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國聯邦聲明波斯國政府亦應尊重並履行對聯盟之一切義務。

千九百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在莫斯科

阿理果理堪安利

人民委員閣下

本日接貴來文敬悉一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聲明亦注意履行條約之義務。

千九百二十七年十月一日在莫斯科

爵爾季齊趣林

外務大臣閣下

（完）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起至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止





調查團到滬與和平

國聯調查團離日乘阿丹姆輪預定十四日午進吳淞口。吳鐵城十三日代表全市市民致電歡迎該團全體委員來滬。

招待歡迎

上海我國代表團職員如下，代表顧維鈞，秘書王廣圻，總務兼宣傳主任張祥麟，議案主任錢泰，招待主任嚴恩槱及參議暨專門委員多人。

南京我外部亦以國聯調查團瞬將至京，特設招待委員會，派總務司長應尚德為委員長，劉迺蕃，王光，許念曾，王祖廉，葛祖廣爲委員，與地方當局籌備招待事宜。

十四日上海各馬路商店停市，表示民意，門窗遍貼歡迎調查團標語，並有中國擁護九國公約，非戰條約，國聯盟約與反對强權即公理，吾人僅求正義等標語。上海各報著論歡迎。晚七時半，輪由新關江面上溯，歡迎者小輪兩艘遂出發。顧維鈞吳鐵城及各領事新聞界暨商界代表一船，共七十餘人，到白蓮涇，登阿丹姆輪，顧維鈞，吳鐵城，郭泰祺先與代表團各員相見，致歡迎詞，互道寒暄。次介紹各界代表，日方領事及海陸軍武官亦到。八時，顧邀各調查員下輪，埠頭有公安局警察及樂隊行禮奏樂歡迎，還登小輪，顧等與調查員入艙談闊別意，九時到新關碼頭，市商會袁履登，貝淞蓀，銀會陳介，徐新六及領事多人，在碼頭歡迎。埠頭並有潮州同鄉會等多人執上書歡迎標語之白旗，高呼擁護國聯公正調查團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十九軍萬歲等口號。碼頭探捕戒備甚嚴。調查團寓華懋飯店

歡宴酬酢

國聯調查團五委員及秘書哈斯，十五日上午至宋子文，郭泰祺，吳鐵城宅訪謁。下午訪顧維鈞，均係答拜性質，略事寒暄，即辭出。中午郭泰祺在西摩路何東宅歡宴。郭致詞歡迎，萊頓答謝。下午五時顧維鈞假靜安寺路程林生宅招待調查團茶會，邀各國使領海軍司令及滬各界領袖作陪，調查團

外到法義兩使，領團，各國海軍司令，吳鐵城，郭泰祺，虞洽卿等各界中外來賓三百餘。晚八時吳鐵城就華懋飯店設宴，吳致歡迎詞後，萊頓致答。

吳歡迎詞

上海市長吳鐵城歡迎詞云，諸位國際聯盟會所派調查滿洲案件之調查委員會各委員道經上海，本市長今夕得藉此機會設宴招待，並表示歡迎之誠意，感覺非常榮幸。調查團諸君皆為世界偉大之領袖，故國聯委派諸君來此調查，本市民衆皆共慶得人。中國所希望者，祇求本案之事實得有坦白確實之表示，虛偽之宣言及揑造之事實得有澈底之暴露而已。現在諸君以一秉大公之態度，進行調查，中國自極端信賴，在過去一月餘，上海所經歷之慘狀，即君等在旅途中亦必洞悉。全上海民衆皆早已渴望君等之光臨，尤其本市內閘北江灣百餘萬之人民亟盼君等能及時蒞臨。滿望君等之努力及工作，可以阻止日本海陸空軍之慘暴行為。鄙人等本希望諸君來華之日，能見到興盛之市區及日即發展之村鎮，但此刻不幸，祇可請諸君觀察為日本摧殘之災區。當君等他日行至閘北江灣時，自可知日本武器肆意摧殘之成績矣。日本並未向中國宣戰，然君等將來所視察之地，必能使君等不期而然迴念以前歐戰之餘怖，千萬間之屋廈，被摧為平地。文化機關，如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及多數之大學校，皆被日本軍隊恣意視為飛機野砲及縱火之目標，無論婦孺強弱，皆不獲免。夫日本軍以飛機毀炸人煙稠密絕無防範之城市，毀炸水災難民收容所及無辜平民，已將世人所認為文化基礎之原則破壞無餘，而日本自己所簽定之條約亦撕毀已盡。尤有進者，當鄙人等在此歡迎和平使者之際，亦正日本繼續佔據遠離上海二十公里以外城市之時。日本在上海及其附近於七星期中所造成種種恐怖，猶以為未足，雖中國軍隊已奉令在前方各線停止軍事行動，日本尚且每日增加援軍，開入內地。中國和平之希望，既因日本所提完全無理要求變為幻影，而中立國人士友誼努力，亦不能稍減日人野心。上海外國代表設法使上海停戰和平，亦因日方不時變遷要求，終歸無效。蓋日本自去年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其侵佔中國之野心，未曾絲毫稍變。諸位，自中日事件發生以來，中國政府與人民完全信仰國聯，深信公理與和平必得最後之勝利，以前國聯在技術方面，對中國屢加襄助，中國殊深感激，此次感受慘痛之餘，仍望由國聯中能獲得其盟約所賦予之公理，吾人絕不信武力終能戰勝公理，日本之佔滿洲及侵滬，可謂為日本向條約之神聖挑戰。吾人對此種挑戰，果能不聞不問乎。諸位今夕寵臨，又聽鄙人之陳述，至深感謝，鄙人敢為諸君告者，即中國必盡力與列強合作，以謀世界之公理與和平之實現也。

萊頓答詞

萊頓在郭吳席間均致詞答謝，詞意略同。吳鐵城宴，吳致詞後，萊頓答謂本人可代表同人略表意見，同人昨到滬後，立感上海地位重要，交通繁盛，本日又見人口之衆，各國人民相處極洽。然察社會各種情況，深覺上海市長責任重大，而又有多少問題，乃本地獨有，治理極為不易。頃聞市長演

說，同人於上海最近發生之事變，雖不能立斷責任之誰屬，但於無辜市民之受禍，實深痛惜。市長期望同人一秉至公，同人自信必能做到。關於此事國聯現有種種報告，將來歷史更有記載，記載如何，雖難預知，但必視為極不幸事件。同人深望此極不幸事件早日告終，不再發生，同人於市民尤於商民深為關懷，盼早復業云云。賓主酬答時，旁攝有聲影片，宴畢演戰地影片。

十六日晨，調查團與中外外交當局及各國領事館關於滬事有私人談話。該團現決參加滬停戰撤兵之接洽，使其成功，以免該團離滬後再發生戰事。各方感覺協議進步可較速，惟中日當局則守沉默，但已邀請該團參加協議，該團亦接受邀請。滬各大學聯合會十六日午宴調查團於靜安寺路華安公司八樓。主人為交大黎照寰，滬大劉湛恩，勞大王景岐，復旦李登輝，同濟胡庶華，東吳吳經熊。孔祥熙夫人宋藹齡，宋子文夫人張樂怡，下午五時在孔宅舉行茶會，招待調查團。德義兩委員未到。其餘有丹使，義代辦，捷使，英美領事及英美各國海軍武官等。顧維鈞，孔祥熙，宋子文，吳鐵城，許世英，鄭毓秀等均列席。英使藍博森，美使詹森，法使韋禮德及義代辦齊亞諾，晚八時假華懋飯店宴調查團。

日軍備戰

我方自三月五日蔣光鼐下令前方停戰後即無何種軍事動作。而日軍仍以我軍集中太倉為口實，調集重兵，建築工事，小數部隊，在我前線滋擾，意存挑釁，時常惹起小衝突，可見日軍圖擾長江之野心，並未少戢，惟因國聯調查團到滬，為掩飾耳目計，全線均未進攻，暗中備戰甚力耳。據某方調查，日軍在前線實力分配如下，正式陸戰隊五千人，近衛師團改編之陸戰隊一萬五千人，第十二師團(二十四旅在內)全部一萬五千人，第九師團戰時編制二萬五千人，第十一師團第十四師團戰時編制四萬人。飛機二百架，輕重砲三百五十門。嘉定駐日軍一旅，旅部設西門，婁塘鎮有日軍四百，日第九師團僅少數駐南翔，十一師團駐嘉定至瀏河各處。日本國內援軍，陸續開到。○○



日前海相安保

三月九日，日軍第十四師團及十六師團一部，在瀏河登岸，意圖與鐵路正面日軍連絡，伺隙進犯。十六師團又一部由運輸船載向江陰，謀抄我後路。十日，日運送船四艘，運到陸軍

三千七百，又驅逐艦四艘及三笠丸，續運到兵一千八百，並大砲，軍用車輛，步槍，化學用品等數百箱，均在匯山黃浦兩碼頭卸落。由砲兵押送八英寸砲多尊，往劉河嘉定一帶。十一日，日步兵六千餘及大批重砲軍需，陸續在吳淞登岸，次日又到一批。十二日午，由龍田山丸等三船，運到步兵二千餘，軍械一大批，士兵均屬宏前師團。十三日晨七時半，有巨型日艦三艘，滿載軍火輜重，由吳淞開入黃浦，在匯山碼頭卸落。十六日日運輸艦一艘，裝第十四師團工兵及軍械到滬。

日軍九日在太倉陸渡橋，構造工事，十二日在南翔附近，挖掘墳墓，築防禦工程。並在嘉定築有臨時飛行場，南翔嘉定間，築汽車路以便軍運。浦江中安有水雷，眞茹南翔間，築有戰時砲台。日機每日飛松江崑山蘇州各處活動。十一日，日機數架飛杭州，用機關槍掃射，傷數人。

交換意見

前此上海和平會議，因日人無誠意，未能進行。日使重光，九日下午五時半，以意見書交英使，請面致我外次郭泰祺，原文如下，『日本軍政當局今準備依據三月四日國聯議會決議案條文，與中國當局開始談判，現在前線形勢堪虞，亟宜成立具體協定，以便實現完全停戰及繼以討論並決定撤退日軍辦法。日本當局認爲日方對於此事之態度，已爲中國當局所知曉，惟自國聯議會通過上述決議案以來，迄未聞中國當局對於上述國聯議會通過之決議案有何表示，日本當局今願切實聲明，準備根據該決議案進行談判，(三月八日)』。郭泰祺十日午亦將聲明書交英使，轉日方及國聯議會。文云，『中國政府業經接受三月四日國聯議會決議案，現準備依據該決議案條文，並中國首席代表顏惠慶博士所聲明之下列了解。㈠此項談判僅限於有關實行停戰及日軍完全撤退之事件。㈡撤退不得附帶任何條件，與日本當局進行談判，中國政府曾經由其在日內瓦之首席代表宣示，爲上述原由及根據上述了解進行談判之準備，並對於此點事實認爲日本當局業已完全知曉，三月九日下午五時由英國公使藍博森爵士轉到日本當局來文，表明日本當局亦同樣準備進行上述之談判，因此中國政府認爲此項談判已有開始進行之途徑。』

日方條件

休戰運動之進行，自我方答覆日本照會，根據我國顏代表在國聯之兩點，(即「完全」「無條件」撤退聲明)，日使當電日政府請示，十一日，日方訓令到滬，內容對撤兵事表示不附政治條件，但有軍事條件三項，(一)撤退區域內中國軍隊不得進駐，(二)規定監視中國軍隊行動之期間，(三)撤兵區域內之警備問題。但東京十一日新聯電云，日外務省當局對重光發出重要訓電，其重要點如下，㈠滿洲事件不得與上海事件混同，㈡關於今後中國軍之行動，㈢關於日本軍撤退之件。英使藍博森，曾約請中日代表及各國代表，於十一日晨在英領館會談。日方因我聲明所附條件兩點，爲國聯決議所未列入，且以不明瞭條件確實意義爲辭，函覆英領事未能到會。英使已將日方意見轉達郭泰祺，郭即答覆解釋，聞其中一節，對完全

撤退解釋為所有日軍應由現被佔領及管理之中國領土區域內完全撤退至一月二十八日以前原防。日對我聲明中所稱顏代表保留無條件一節，已電日內瓦詢問其意義，及國聯對此保留之態度。日代表團於十二日已有覆電到滬，日方仍聲明此二點未列入國聯決議案，不能接收。

首次會談

十四日，中日代表第一次會晤，到會者郭泰祺・重光外，英・美・法・義四公使亦在座。日方提議設中立區，由中國警察在外人指揮下警衛地方治安，我方已嚴拒。又一月二十八日吳鐵城答覆日領村井四項要求之覆牒，亦在會議中提及，日方堅稱任何辦法如違反該項覆牒者，均不能加以考慮云。結果，商定基礎原則數項，大致㈠日方對我國所提出之兩項原則可容納，㈡日方另有新提案，對撤兵區域境內禁止中國軍隊駐防。滬戰事責任，應由雙方負責，未提及賠償問題。郭泰祺將會議經過報告國府，十六日，外長羅文幹在行政院會議，提出討論後，由外部覆郭泰祺，指示一切。並派蔣光鼐赴滬，任和會軍事代表。十六日國聯調查團主席萊頓爵士談，該團將駐滬，以俟和平談判開始進行，和平似有把握。萊頓氏擬儘量與近頃事件有關之著名人士晤談，頻頻舉行私人會議，以期闢一蹊徑，召集一組織完備之和平會議，參加會議者有中・日・英・法・美・義各代表，日方如能不另出枝節，或不至再生波折也。

使團視察

三月十二日英參贊司徒博・美參贊韋門赴防地，與副師長李盛宗談，日軍有優勢，兵器兵力超過貴軍，何能抵抗如許之久，李答謂敝軍被迫過甚，忍無可忍，人人抱必死之心，故精神愈戰愈奮發，此次因戰略退守第二防線，否則將笑我不知兵法，日來犯決痛擊，兩參贊稱善。次李問參贊感想，答，在未戰前，日方稱在四小時內可驅出貴軍於閘北吳淞，當時外人鑒於東北事件，半信半疑，結果，日增軍至五師團以上，相持至一閱月，實出意料云。十五日晨八時，司徒博由崑山赴常熟，午抵東塘市，見二日機飛翔偵察，即攝一影。繼視察白茆，晤李延年及上官雲相。下午三時日機兩架復來常熟，司徒博又撮取一影。下午四時至常熟城內，晚八時返蘇。司徒表示，日本在國聯發表關於中日事件，國聯為明瞭事實真相，特令滬各國長官實地視察，現敝團對貴國軍事及各重要區域已將視察完畢，日內即可彙報國聯，關於日本在國聯之申述，可不難大白。司徒十六晨由常熟來蘇，下午三時赴京。義參贊端那十六下午三時由京到蘇，十七早轉崑山。美副領事芮諾思十六下午二時赴崑山。法參贊何伯瑪十五晨赴崑山，轉太倉視察。

撤回一部

三月十四日，中日代表會談，我方允不再由目前防線進攻，日方亦允將十一師團及第二十四混成旅，遣調回國。據日方宣稱，第十一師團及二十四旅，已由日皇批准下令調回，第二十四旅十八日登艦回國，第十一師團，亦將於十九日

開拔，至第九師團及十四師團，仍留滬駐守，以待後命。日飛機毫無撤回意。另據日本電通社電訊，日軍部方面以上海派遣軍之目的已大體達到，故決定除暫留駐若干部隊外，即於日內作自主的撤兵。當時撤兵並將聲明上海方面事態若再惡化時，仍得自由立即再度出兵。日本欲掩飾其侵略行動，在調查團來滬期間，當不能再有暴行。

中央政務近況

中執會覆滬委

中執會覆留滬各委電云，江(三日)電奉悉，收復東北不宜單言討伐僞國，承認暴日所造成之事實，而置强佔主體於不論，尊電所陳切中緊要。支(四日)日二中全會第一次會議，决議否認由日本武力壓迫構成之東北僞政權，應由國民政府迅籌辦法，以實力恢復中華民國領土主權之完整。其因强迫利誘而參加僞政權組織之份子，如能反正向義，抗日衛國者，並應准其自新，不咎既往。其有甘心附逆，執迷不悟者，應即以賣國罪論在案，知注特覆。」

蔣任軍委會長

十一日洛陽國府命令，『茲制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公布之，此令，』蔣介石自被任爲軍委會委員長後，國府主席，中執會，張學良，張之江，盧興邦，劉湘，陳調元等紛電致賀，並促即日就職，以拯大難。中執會電云，南京蔣委員介石勛鑒，密，接誦虞電，深佩謀國之忠，講抑之誠。此次中央爲重申務期自衛之决心，確定長期自衛之大計，召集第二次全體執行委員會，盱衡全局，博綜羣言，認爲非統一軍令，不足以專指揮，非信任執事，不足以振師旅，幾經討論，衆意咸同。因遂毅然付執事以重寄。在中央爲國擇人，籌之甚熟，在執事見危授命，義不容辭。大會並念必集中全國武力於整個指揮之下，乃能捍禦外侮。特於魚日通電誡勉全國將士，不以據守地盤爲念，不以保全實力爲得計，徵調所及，刻即就道，則凡有所計，自當效命前驅。至於無稽之言，不虞之毀，宵小之技，行見其窮，志士奮身，有所不顧。務望爲國爲民，忍辱負重，取消辭意，本黨丁此民族國家之大計，誓以全力赴此急難，濟則共存，不濟則共亡，他非所計，諸希明詧。中央執行委員會眞(十一日)印。蔣經各方挽留，對軍委長職表示允就，但就職日期尚須有待，因恐和議期中日方有所藉口。十四日中政會臨時會，朱培德辭參謀部長，照准，以蔣兼任。軍委會電國府報告，爲統一軍權，推蔣任參謀總長。國府十六日公布命令，㈠參謀本部參謀總長朱培德呈請辭職，朱培德准免本職，㈡特任蔣中正兼參謀本部參謀總長。

吳鐵城辭滬長

十一日滬市長吳鐵城電洛辭職，原文如下，『竊鐵城前奉簡任上海市市長，固辭弗獲，適值全國精誠團結，共紓國難。鐵城以身許國，何敢殫勞。詎就任甫逾兼旬，忽有一月二十八日之事變。鐵城以上海爲全國金融樞紐，商業中心，情勢異

常重大，關係匪僅方隅，故當時應付措施，皆秉承鈞院辦理，自審德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應變，愴懷浩刼，莫裨艱危。惟鐵城兩月以來，朝警夕惕，心力交悴，誠恐貽誤於將來，曷若審愼於今日，爲此電懇辭職，敬祈俯賜核准，迅予遴員接替，以重地方，至深感禱。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叩，眞（十一日）酉印。」

汪氏前線勞軍

汪精衛，陳銘樞，陳璧君，李濟琛等十四日晚專車赴崑山正儀青陽港等處勞軍，由蔡廷楷率各師旅長等陪從。並發第十九路軍第五軍犒賞費二萬元。當汪等十五日晨到青陽港時，適日飛機前來偵察，盤旋三次始去，汪等十五日午後即專車回京。汪電請國府主席林森返京，協商重要問題。十六日晨行政院會議，決議派胡世澤爲國際勞工大會第十六次會議中國出席代表。鄧賚加價，原則通過。汪談國府組織法問題，因政府已改組，行政實權由國府移至行政院，成爲內閣制之制度，而國府組織法如舊，頗多矛盾抵觸之處，現救濟辦法加以修改，由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交將來之三中全會再詳討追認之。

籌備國難會議

十四日國難會議續聘會員丁小川，王代之，王先强，王立卿，王兆榮，孔庚，方壯猷，方治，朱經農，朱化魯，朱綸，朱樸，李德新，李宗侗，李廣安，李翼中，李書華，李麟玉，邢士廉，汪竹一，何豐林，何侃，何思源，祁志厚，何家駒，余慶棠，余森文，林詩昌，林植夫，吳有恩，吳之椿，吳昆吾，武祭煦，呂寒潭，周守一，延國符，張懷，張居平，張平江，張國喬，張國思，胡若愚，胡捷之，胡健中，洪蘭友，胡大剛，易培基，高維嶽，阿勒坦瓦齊爾，黃國，黃一歐，黃夢飛，馬則天，馬洪繁，徐炳昶，徐邦傑，高陽，陳書農，陳亞夫，陳言，劉通，劉恩湛，劉子班，劉衡革，劉蔚如，劉烈，楊堃，楊在春，湯修慧，常恒芳，陸品臣，梅心如，唐錦柏，梁漱溟，孫華甫，劉揆一，歐元懷，彭濟羣，勸圖默爾根，樊象離，謝仲俊，龔德柏，潘炳勛，冀貢泉，魏丕治，蔣羣清，彭伯勛，鄭洪年，顏福慶，鄧壽荃，鄭震宇，韓開民，韓任齊，莫特散帔勒，鄧長耀，蕭瑜，曹惠羣，戴修駿，[illegible]震駒，顧忠琛，燕樹棠，葛步梁，劉風竹，閻幼甫，蕭訓，羅方中，盧印泉，曾濟寬，程善之，蒲良柱，達克丹瑟蘇臆雲乏拉布，趙日生，蒙和霸闘爾，趙光庭，共一百十四人，國難會議會場設洛陽西宮東花園廣寒宮。現由行政院赶事修理。

傀儡戲愈演愈醜

九日溥儀就僞執政，十日即任命所謂國務總理等羣醜爲長官，其角色如下

傀儡角色

。國務總理鄭孝胥，立法院長趙欣伯，監察院長于冲漢，民政部長臧式毅，軍政部長馬占山，外交部長謝介石，財政部長熙洽，實業部長張燕卿，交通部長丁鑑修，司法部長馮涵淸，民政部次長葆康，軍政部次長王靜收，財政部次長孫其昌，並成立參議府，任命參議府議長張景惠，

副議長湯玉麟，參議袁金鎧，張海鵬，貴福，羅振玉。

十一日我外部發表東北叛逆機關之組織及官員表如下。【甲】遼寧，(一)省政府，省長臧式毅，顧問金井，諮議松本黑柳，(二)市政府，市長趙欣伯，顧問中野，諮議後藤，(三)財政局，局長趙鵬弟，顧問色部・三浦・大屋・中濱・南鄉・野間，(四)交涉署，署長羅鏡寰，(五)交通委員會，主席丁鑑修，顧問金井，諮議山口・佐藤・古山・門野・加賀・瀧森・甲斐・小島。敎育局，局長郜仲，(七)省政府，高等顧問袁金鎧，(八)東北省銀行，行長吳恩培，顧問須藤，諮議臼井・河上・竹內・福倉・紫田・黑崎・三澤・天野，(九)自治會，會長于冲漢，顧問中野・中西・總務處，處長雪孝結城，秘書原口，調查部長中西，秘書戶倉，交際部長竹立，秘書木井，指導主任牧野，督察和田，秘書Nogol，敎師中野，(十)高等法院，院長趙欣伯，顧問阿比留，(十一)電燈廠，廠長大磯(十二)遼寧紡紗廠，廠長王廣恩，(十三)實業局，局長梁玉書，顧問高井，Ota，磯，【乙】瀋陽縣縣長賀介石，科長長尾繙賀，洮南警備司令張海鵬，雙城子警備司令于芷山，【丙】奉海路局長丁鑑修，總稽查土肥原，副稽查森田，總局顧問萬澤，特務顧問田中，商務部顧問池田，特務顧問早川大橋，機務部顧問掘江，特務顧問井上，會計部顧問狹間，特務顧問近川，路警部顧問渡賴，特務顧問和田吉川，【丁】奉山路局長闞鐸，(一)電報局監督金璧東，(二)整理委員會，委員趙鵬弟，顧問美恩培，金井，【戊】吉林省政府，(一)省長熙洽，(二)財政局局長孫其昌，(三)實業局局長張燕卿，(四)敎育局局長榮夢梅，(五)吉海路局長艾迺芳，(六)外交委員會處長謝介石，(七)吉長敦路局長金璧東，【己】黑龍江省政府，(一)省長張景惠，馬占山，(現辦公處在海倫)，(二)洮昂路局長萬咸章。自三月十五日起，長春改名新京，僞政府決定在各部安插歐美日本人員。



雙料亡國奴傀儡溥儀夫婦

致日照會

(一)致日本公使照會(二月二十四日發)。

『爲照會事，近日據報，在日軍侵佔中之東北各地，有所謂獨立運動之積極醞釀，而國聯行政院，

二月十九日開會時，日本代表佐藤，竟聲稱日本對於東三省獨立運動，頗表同情，并予以贊助等語。查中國政府，曾於上年十月二日正式聲明，在日軍未正式交還其所佔領各地方城市以前，當地如有不合法之組織，日本政府應負其責，中國概不承認，並屢次向貴國爲鄭重之抗議在案，又查上年九月二十七日駐東京中國公使館丁秘書，爲東省建立中和國事，往晤谷亞細亞局長，據稱巳嚴禁日人參預，否則驅逐出境。嗣蔣公使關於滿蒙建國計劃事，又備文向貴國政府聲明，日政府在未撤兵前，對此應負全責，准復稱嚴禁日人奬勵支持或參預華人樹立政權之策動等語。乃近日所謂東省獨立運動之陰謀，較前益爲顯著，而日本代表佐藤，竟公然自承日本贊助此種非法運動，似此違反貴國外交當局之聲明，破壞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中國政府絕對不能承認。所有自日軍非法侵佔東北各地後，在該處建立所謂獨立自主政府之舉動，及令中國人民參加此種傀儡之組織，日本政府應負完全責任，相應再行提出嚴重抗議，照會貴公使，即希查照爲荷。須至照會者。』

日本覆照

（二）照譯日本駐華公使館照會（我外部三月七日收到）。

『爲照復事，接准二月二十四日來照，所指關於所謂滿洲獨立運動一節，業經閱悉。查滿洲各地所謂獨立運動者，應視爲係一向不滿該處政治情形之貴國人所爲之事，敝國政府及官員，並無何等關係，玆特說明。又准來照，以二月十九日佐藤代表在國聯行政院宣稱，日本對於東三省之獨立運動，具有同情等因。查敝處未接詳報，假令上項情形屬實，其意係亦不外表示上述滿洲各地成立自治運動，其發達之結果，使該處地方治安得以恢復，當地居民及外僑，免受驚擾，爲日本所歡迎，並非表示日本政府對於上項運動有若何之關係也。相應照復貴部長查照爲荷。須至照會者。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羅。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公使重光葵。昭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再駁日牒

（三）致日本公使照會（二十年三月十日發）。

我外部駁斥日牒文云：『爲照會事，准二月二十八日來照，對於本部二月二十四日抗議日本贊助所謂東三省獨立運動去照，多所聲辯，玆再以本案之眞相表明，貴國政府及官員應負之責任。查上年九月十八日以前，中國政府任命軍民長官在東三省行使職權，中外人民安居樂業，從無驚擾之事，自九月十八日以後，日軍非法侵佔東北各地，在東省强樹軍權，推翻中國行政機關，令中國人民爲非法之組織，其僞省政府及其所屬財政交通等各僞機關之領袖，雖屬華人，但其就僞職，實由貴國政府及官員所威脅，間有少數叛徒，亦係受嗾使，完全爲貴國政府及官員所利用，而各僞機關實權，則皆操諸所謂顧問諮議之手，該顧問諮議，又全係貴國人，均爲貴國政府及官員所派定。貴國方面復派員將廢清帝溥儀，由天津挾持赴東，竟於本月九日就僞職，成立傀儡政府，足徵貴國政府及官員，對於上述非法舉動，不僅如佐藤代表在國聯行

政院所稱予以贊助而已，且實爲其主動者，此爲舉世所知不容掩飾之眞確事實，乃來照謂與之並無何等關係，實屬欲蓋彌彰，佐藤代表在國聯行政院宣稱日本政府贊助所謂東三省獨立運動之不合已于二月二十四日去照詳切聲明。而上年九月十八日以前東三省居民及外僑之安全，中國政府任命軍民長官，保護周至，無可訾議。茲來照復有所藉口，以爲佐藤代表所言之辯護，是欲諉卸九月十八日以後日軍糜爛東三省各地之責任也，尤屬不合。總之，日軍非法侵佔東北各地，顯係破壞中國領土行政之完整，故在該項日軍未撤退期間，中國政府對於在該處建立所謂獨立或自主政府之舉動，及令中國人民參加此種傀儡之組織，仍絕對不能承認，應由貴國政府負其全責。相應再行照會貴公使查照，須至照會者。」

府院否認

十一日國府主席，行政院長對東北傀儡政府宣言否認。文云。『自上年九月十八日以後，日軍非法侵佔東北各地，威脅中國人民，利用少數叛徒，爲非法之組織。復將廢清帝溥儀挾持赴東，竟令其就僞職，成立傀儡政府。中國政府及人民概不承認，業經中國政府發表宣言，認爲叛亂機關，並迭向日使嚴提抗議，聲明日本政府應負其全責。查溥儀等之甘爲傀儡，罔應依照國法，處以叛逆之罪。惟在日本以武力侵佔東北各地所造成之狀態之下，所有一切僞政府之組織，皆爲日本方面脅誘而成，其實權則操諸所謂日本顧問諮議及其他日人之手，是此種非法行爲完全出於日本之主動，此爲舉世皆知，不容掩飾之事實。其爲破壞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違反國聯盟約，九國公約及國聯行政院迭次決議案，實屬毫無疑義。故在日本軍隊非法佔領東三省期間所有該處政治組織，中國政府始終認爲叛亂機關，同時並認爲日本政府之變相的附屬機關，對於其一切非法行爲，絕對不能承認，並應由日本政府負其全責。』

不知自量

華盛頓十四日新聯電，滿洲僞外交部長謝介石，於三月十二日對十七國發出建國通告。

路透電謂，謝介石自長春電美國務部，請求美國承認。國務部人員不允發表電文，因若與發表，則無異予以正式文件之地位云。美政府已於一月七日致日本之照會中，將其態度，充分說明。該照會宣稱，美政府不擬承認用武力造成妨碍中國主權之任何事態云。

哈爾濱海關已聘任日顧問一名，惟海關尙未懸新五色旗，郵局則已更易。哈爾濱日人所辦報紙主張由滿洲國政府收買中東路。

義軍紛起

確報，義勇軍現擬分三路攻瀋，大隊已有十萬人，一由錦州直襲新民，一由溝幫子進擊營口，一由彰武法庫康平分路前進。現關外北寧線所懸叛逆僞旗，多被義軍拔去，仍懸青白旗，日關東軍司令部，十四日通令全市實行戒嚴。日軍在四關及邊門架鋼砲。滿洲里有義勇軍起事。齊齊哈爾附近白河地方，有黑軍勁旗，揭竿討伐僞國。中東路東段華軍均起抵

抗僞國。反對僞國之軍隊頃間集中扎蘭諾爾，有再度進攻滿洲里威脅。調往作戰之護路軍多與攜手。海拉爾與博克圖二地已將五色僞旗撤下，大黑河日領館人員與僑民已往海蘭泡避難。

羣醜傾軋

據路透社駐瀋記者訊稱，僞國政府有二重要人物，一爲吉林僞省長熙洽，彼原係旗籍，擁護溥儀甚力。現任僞財長，一爲張燕卿，係張之洞之子，與清室關係亦甚密切。據聞張頗爲僞政府劃策，將來或成爲重要人物。據消息靈通之華



僞國務總理 鄭孝胥

人預料，吉奉兩派間現時已萌歧見，吉派帶保皇色彩，奉派至少在表面上主張共和。本社記者稱關於長春此次舉行之僞典禮，一切全係由日本軍方包辦，甚至新聞記者門證亦有「關東軍司令部」字樣。關於閱兵等等，本莊所受禮與溥儀相同，亦可注意，此次典禮似令人民明瞭，溥儀雖爲注意集中點，而本莊則又居其上云。





興登堡初選大勝

三月十三日德國舉行選舉總統初選。主張取消賠欵，修改和約之法西斯黨領袖希忒拉，勢力甚大，若彼得勢，歐洲大局必將紊亂，故未選舉之前，歐洲各方，頗爲懸慮。但結果八十四歲之興登堡勝利。十日晚興登堡總統向德國人民作唯一之競選演詞。氏以慈父態度，勸德人選彼聯任，作爲一種愛國之責任。

十三日爲星期日，天氣晴明，新雪初霽，選民赴票匭投票選舉新總統者，約近百分之九十，柏林與各大城市及工業區均完全安靜，小城中則有左右兩極端鬨鬬事件，此次選舉中之特色，爲婦女界投票，呈空前踴躍之象，多半婦女均係投贊助興登堡票。有八十四齡女尼特離修道院，參加畢生第一次之選舉，另有一婦人身染沈疴，不顧其夫與醫士之勸阻，由病榻興起，口稱「何能因纏綿牀褥，聽希忒拉當選。」可見德國婦女對本屆大總統敏銳之注意，據估計，此屆婦女投票者，至少有百分之十。投票結果興登堡總統差百分之一票數(約二十萬票)即可在初選中當選，無須再事複選。但氏已完全戰敗法西斯黨候選人希忒拉氏。四月十日舉行複選時，氏確有膺選把握。競選

之臨時正式結果如下。

興登堡 Paul von Hindenberg……一八、四一八、九八三票
希忒拉 Hitler(法西斯黨)……一一、一四四、五四一票
泰爾曼 Thaelmann(共產黨)……四、九四、九五六票
杜司特伯 Duesterberg(鋼盔黨)……二、四九七、八六〇票
溫德 Winter(經濟聯合會—保皇黨)一〇九、二九二票



德國今日之情形

（左派與中間黨各報皆大歡喜，肆意譏彈希忒拉，斥爲一「投機份子」。希忒拉宣言申述該黨在一年半期內，獲得兩倍之票數，謂現時必須振奮，與政敵作戰，以期再多數百萬之擁護者，俾能穩獲勝利。國權黨首領胡根堡氏（氏原係贊助杜司特伯）在晚報提出一調解案，頗引起重大注意。胡氏稱，在現時狀況下，與登堡之聯任，似已毫無問題。氏提議由政府解散國會，於五月八日與普魯士•巴伐里亞•伍敦堡三邦之議會選舉，同時舉行，國權黨願以此爲條件，在國會通過法案，認十三日大選結果，等於複選，而宣布與登堡中選，以免複選之另一番糜費云云。官方對此提議，不甚贊同。鋼盔黨首領杜司特伯氏將不參加複選，該黨於十五日晚發表宣言，坦率承認與登堡氏之勝利，謂複選亦不能更改人民公意。該黨推舉候選人動機，在不願俯首聽法西斯黨之獨裁。法國「新聞報」評德國大選結果稱，『希忒拉失敗矣，此「奧地利之投機份子」將不致任德國總統，全世界對此結果，均當歡呼，希氏勝利之意義即爲國內之傲擾與國際之糾紛。』英國輿論對選舉結果，一致表示寬慰。

有人說：「人之初，心本善。」
又有人說：「人之初，心本惡。」
更有人說：「人心無善無惡。使之善則善；使之惡則惡。」
這也是「人心難測。」

國內一週間大事日記

記者

自二十一年三月十一日起
至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止

三月十一日 星期五

▲國聯通過和平解決遠東爭端之決議案，授權特別委員會，監視撤兵及過去各決議案之實行。日本放棄投票權，我代表因訓令未到，未參加表決。

▲府院宣言，否認叛亂機關，一切非法行為，應由日本負責，並發表中日間往來牒文。

▲英使邀在滬中日代表商休戰事，日方不同意，會議未開成。

▲日機飛杭偵察。

▲蘇俄政府正式不承認東北偽政權。

▲孫科赴京。

▲胡漢民談話，承認各黨並存。

▲行政院會議，討論國難會議問題，發表組織大綱及議事規則。

▲白崇禧由桂到粵。

▲王庚解京。

▲大黑河駐軍，反對偽政權，舉義，王德林劉萬魁襲寧安海林，斃日軍二百人。

三月十二日 星期六

▲顏惠慶通知國聯大會，表示我國接受決議案。

▲休戰交涉，日方提軍事條件三項，無進展。

▲日援軍七千人又抵滬，日軍在南翔築工事，在嘉定築飛行場。

▲日機又擾杭州及松江，開機關槍傷人。

▲蔡廷楷談，和戰關鍵，在日方有無覺悟，我軍決不再後退一步。

▲顧維鈞赴京謁汪商外交，旋返滬。

▲中山逝世七週年紀念，汪精衛有沈痛演說。

▲于右任由洛赴鄭將轉平。

三月十三日 星期日

▲美國務卿斯蒂生函國聯，讚美大會決議案。

▲滬社會局調查，公私損失，在四萬萬元以上。

▲日軍在南翔嘉定間築汽車路趕造久戰陣線，向陸渡橋增兵千餘人，今晨日軍千人來滬。

▲蔡廷楷偕英參贊視察前線。

▲杭市府對日領，抗議日機擾杭事。

▲留京中委在湯山商外交。

△中執會，林森張學良等分電蔣，勸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國府令行政立法司法三院，速議施行大赦令。

△中執會復在滬中委電，收復東北，應由國府迅籌辦法。

△黃紹雄徐景唐等由粵赴京，商編組後備軍。

△于右任由鄭赴平。

△黑軍三旅反馬，佔領沿江六縣，大黑河義軍，集中愛琿，丁超退賓清，屯兵訓練。

△東北義勇軍，晚十一時，占領大虎山。

三月十四日　星期一

△國聯調查團，晚到滬。

△中日代表應英約，第一次會晤商定基礎原則數項。

△日軍又到二千，安保返國，中日交換俘虜。

△英使偕英美法領，赴閘北江灣大場瀏河視察。

△政府派蔣光鼐任和會軍事代表。

△蔣中正兼參謀部長，朱培德任軍委會主任。

△京中央紀念週，顧孟餘報告黨務外交

△丹使乘飛機赴滬，波蘭公使亦到滬。

△汪慰留吳鐵城。

△邵力子赴陝轉甘就任。

三月十五日　星期二

△國聯調查團訪吳顧，顧開茶會招待，萊頓告報界，調查東方事出以公平。

△汪赴崑山勞軍，仍返京。

△蔣允任軍委會長。

△蔣光鼐戴戟到滬。

△日機飛蘇州崑山偵察，放機槍。

△粵政務會議，發行國防公債。

△韓復榘電辭本兼各職。

△王正廷由洛赴漢。

△齊齊哈爾附近白河黑軍舉義，討伐僞政權。

三月十六日　星期三

△國聯調查團決留滬展期入京，促進和會。

△各國專員，赴前線視察。

△日艦載第十四師團工兵及軍械到滬。

△日機第五次飛杭偵察。

△日軍第十一師團及第二十四旅，決撤回日本。

△立法院移洛。

△關稅收入，較上月減千二百萬。

△剿共粵軍，定期總攻。

三月十七日　星期四

△日方已允撤兵至租界內，但仍堅持我軍不得駐滬，和會未定期。

△顧維鈞及新聞界宴調查團。

△林森專車赴京。

△中常會改組中央財政會。

△行政院會議，通過郵費加價原則。

△平浦車在宿縣南被劫。







論評選輯

長期奮鬥之根本義

在世界五十餘國代表對中國爲正義聲援，咒詛日本侵略之時，而所謂滿洲僞國，居然宣布，淞滬日軍，圖謀再攻，此一幕大悲劇—中國的並爲世界的—我全體國民對之，亟應沉痛反省；透澈考察，以迅速的一致的担負全責，走入救亡復興之路！時至今日，已絲毫不復容規避躲閃，不容任何虛僞的自欺的態度與方法。

九一八以後，日本侵略中國之行動，世界一大事也。日本軍閥與其擁護者，其準備此一大事，乃經過三十年之歲月，然在此其長之過程中，彼目的雖定，而方法屢更，多年來常欲以間接的漸進的方法取之，迨十七年國民黨統一全國，而世界經濟危機緊張之後，彼乃準備暴力之一擊，然其間猶經過鐵路會議之交涉，及幣原外交之其他試驗，然後乘歐洲正多事，美國海軍輔艦未完成，與夫蘇聯五年計劃方在中途之去年，而悍然發動，潛襲而占三省焉！夫以日本多年之充實軍備，積極經營，而猶盤馬彎弓，幾經躊躇顧慮與考察研究之後，而悍然爲此一大侵略，則其性質之嚴重，當然爲世界一大事也。然日本有備，我則無備，當其未決心，我無以應，及其已決心，我無以防。日本自日俄戰後，於工業，於經濟，於一切國防需要，無片刻放置，養精蓄銳，秣馬厲兵，而我則兵力耗於內戰，工業尙停於初期，建國之寶貴光陰，年復一年，虛耗無已；强鄰覬覦，而徒求苟安，大禍已迫，而昏憒罔覺，一旦變起，始張皇憤興而號呼曰：國難來矣！由民族立國之原則上言，中國過去之所以自處者，必然爲亡國之道也。今日者，三省河山，橫被占據，坐看遜清之嗣，演雙料亡國朝廷之傀儡醜劇，而不能救，日軍海陸空蹂躪江南，全國憤慨，世界沸騰，而寇益有深入之勢焉。我全國同胞果淸夜自省，日禍之何以來，與其何以不能拒，世界言論援助之何以無靈，國民激憤之何以不生速效，應知過去全國有權力有智識者，本身所負之咎責，實異常重大，雖粉身碎骨，而不能獲宥也。

今日之惡果，由於過去之惡因，是則今日救亡復興，必須速種善因，積極努力，斷不能就過去惡因之基礎，而即得期待中之善果。然則其道若何？曰：今日中國之國難，乃世界問題中最

重大之一部分，故其性質絕非單純之軍事問題，而為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各問題之總匯。中國民族己身，能以負責之態度，勇敢之精神，聰明之策略，而自動的努力奮鬪，一切苦，自己吃，一切罪，自己受！寸陰不廢，汲汲為之，則能救。且不惟中國獲救也，並可聯帶使世界獲救，此與國之路也。若猶規避躲閃，事事被動，人人圖卸直接責任，使國家再誤三誤，徒增世界之煩累，而本身無任何之決心，此則亡國之路也。夫具體言之，日本於東三省製造偽國，割裂中國廣大領土，獨占東三省廣大富源，使中國今後既失其經濟立國之最大寶庫，且更時時受日本軍國侵略主義之直接摧殘，此無論如何，與中國民族之生存不能兩立。無論中國自身過去如何自誤，然為擁護民族生命計，自今以往，必與日本軍國主義者，作殊死之奮鬪，不達到完全自由解放不止！其奮鬪過程，甚至延長至數十年或一世紀！中國民族今後當以此為最大目標以赴之。然而有兩義必堅守者，其一：絕不假外力，不望外援，不希圖惹起世界對日大戰，藉第二者之流血，以維持我之完整。一切一切，皆以自力為之。因是之故，除望國際聯盟非戰公約九國公約關係國各盡其維持條約之固有的責任以外，凡軍事上之打算，絕對就我國本身之力量為之，易言之，絕對自己負責，不望他人代負責！而因是之故，我在國際上，無縱橫捭闔之企圖，如外報近傳中國因國聯無力，欲恢復聯俄，此訊即不確，蓋類兒戲之謠言，為中國國民所不取。夫列強相互間自己衝突，固無可如何，中國則絕不望任何國替中國打仗。我既不望之國聯北美，又安能望之於風馬牛不相及之蘇聯哉？其二：國民奮鬪之目標，絕不僅以恢復失地為止。誠以問題性質之重大，超過單純的恢復失地。中國自此為始，須將其政治制度，經濟方略，一齊從頭改革，社會之風俗，個人之生活，俱須澈底刷新。如何建設擁護民衆大羣利益之政治？如何急進的興科學工業？如何在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之各種矛盾與對立中，自定其解決經濟問題之步驟與方略？如何全力增進行政與軍事的效率？如何澈底完成全國之自衛手段？以目前國難緊急狀態衡之，以上諸大問題，一年中必須立基礎，五年中必須收成效！如是方足救亡與復興也。夫今日淞滬戰禍，誠恐擴大，苟暴日進逼，當然步步嚴抗，在血戰進行中，一切根本計劃，自談不到，惟聞政府已接受國聯決議，或將立時開始停戰談判，吾今敢告政府：果政府方針在停戰，而倘停戰交涉能成，則最短期內，須迅速集合全國民意，決定一切根本問題，查國難以來，社會各方主張結束訓政，改革政治之主張甚多，滬戰初起時，猶有多人倡之，吾人認為血戰方殷，禦敵為亟，在作戰期間，現政府應盡全力，同時應負全責，是以對於各方改革政治之呼籲，以為非目前當務之亟，此項態度，今日依然。雖然，假令滬戰可以停，而僞國不即討，則國府職責上，必須迅速籌備制度之改革，一新政治之規模。據汪精衞氏近談，政府已決計籌設各級民意機關，是黨國當局，已見及此。不日國難會議開會，即應作為討論根本問題之第一步。吾人切盼政府當局及社會上一切負責者，自今為始，俱絕對持負責的態度，屏除一切客氣，不互爭，亦不互諉

，對國事下大改革之決心，對日禍開始爲實際的長期奮鬪。民族興亡在此一舉，時機切迫，惟同胞其速圖之！

（錄三月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願明年今日有以告慰孫先生

歲月不居，今日又值孫中山先生逝世七週忌辰。環顧中國，外則東北三省，陷於强鄰，上海一帶，慘遭烽火，先生陵墓，險成喋血之場，沿海沿江，胥有淪胥之厄。內則鄂贛閩皖，赤氛未戢，江淮各地，災浸猶深，財政竭蹶，公私同瀕破產，產業破壞，農工亟待振興。當世雖盛傳三民主義、然言民族而外患披猖，言民權而軍權無限，言民生而兆庶困乏，凡此種種，皆爲革命失敗之徵，亦即後死者無以告慰於先生之處。猶憶去年此日，內戰告一段落，建設方著希望，國民會議，召集有期，約法起草，亦經開始，黨內有『汽可小休』之念，黨外抱『樂觀厥成』之思，曾幾何時，都成幻滅，而黨內糾紛，變態加重，敵國外患，凌逼益緊，以視五六年前之今日，直有每況愈下之感，在黨國諸彥，固當愧對先生，在一般國民失望憤懣之餘，彌當追念往哲，蓋以先生遺敎之宏而博，祖述之者乃務取其偏，以先生持躬之公而大，後起者乃好爲褊狹，偏與狹之弊，至於同舟胡越，務爲蠻觸蝸角之爭，坐令國家元氣日蹙，招致空前之外侮，而無由發揮充分之抵抗力，此誠中國革命之大失敗，中山先生地下有知，其將扼腕憤怒，可斷言也！

抑以中國之大，歷史之遠，同在一國，文化有百年之隔，同在一地，交通有越國之難，革命對象，何止一端，打倒之方，宜取多術，規模既大，則用力宜深，持之宜久，綜其要點，首在得民，喚起民衆，重在組織。近年革命之失敗，總由民意之不屬，而民衆之乖離，又緣組織之失策。往歲國共未分，國民黨好以喚起民衆組織民衆爲口頭禪，輕率褊淺，假手於僞黨人，眞流氓，奪取鄉村政權，破壞地方根柢，社會騷然，徒滋紛亂，卒成黨內火併分裂之局。一方面益淪於殺人放火之暴行，一方面則重爲官僚軍閥豪紳政客所同化，形似實非，神亡意失，雖日日宣傳主義，到處喚起大衆，直不啻自暴惡政，表襮無誠。信義不彰，民心難集，先之以輕率褊淺失人心者，後則以虛僞不誠乖衆望，民意既去，何事可爲？革命失敗，寧豈意外？今當紀念偉大領袖之辰，應切反省懺悔之念，黨國諸彥，尙其覺醒！

夫革命大事也，中國革命，尤大事也，以外患侵入之深遠，國內情形之複雜，任何挫敗，皆在意中，欲速不達，殷鑒多矣。吾人尤願黨國領袖猛省者，非得革命民衆之助力、斷無剋制艱難之希望，而民衆之合作，首在領袖之誠意以求，合作之效率，又視組織之健全與否。近年民衆組織，前則失之於浮誇淺薄，後則失之於虛僞腐化，要之，有權有力者，從來不知民生疾苦，不察社會情僞，無誠信樹之中心，於是無所往而不著利用冒濫之跡。政府高懸，當局孤立，黨部化爲衙門，黨員自成階級，黨政與民，相去萬里，於是時艱愈亟，政府愈感空虛，今

對外須抵制強權，對內須善導將領，如何總動員以當外侮，全民共起，何敵不摧？如何張民力以制軍權，化私爲公，兵皆國有。民與兵打成一片，政與黨後援在民，如此乃爲眞正之革命；有力之政府；有組織之國家。中國革命失敗，乃由反其道而行，外侮內憂之劇烈，亦緣不忠於中山之遺敎所致。憶民國十九年中山先生逝世五週年紀念日，汪精衛氏曾有感言一篇，主張養成民主勢力，須自地方自治始，更從而爲之解曰：『欲行地方自治，須自組織民衆始。』其後更爲文以闡明其義，欲以農・工・商・學自由職業者等職業團體代表，分地担任各級地方自治之籌備，以爲組織民衆之具體表現。現在汪氏綜攬行政，大權在握，應如何領導同志，將革命大業，重新整理，引入正軌，則此項『組織民衆』問題，或將爲明年今日告慰中山先生之一資料，願汪氏及其同志勉之！

（錄三月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國聯大會之決議

國聯大會之議決案，前日下午，已表決通過。迄本文撰稿時止，尚未見全文，但內容要點，已載昨報，茲加說明，望各界注意。

第一：決議內容　該決議案首載序文，申述國聯規約對此次中日糾紛完全適用，此爲打破日代表所稱中國非組織國不能適用盟約之暴論。次詳叙盟約各規定，然後分數點聲明。一：引用行政院過去之決議宣言照會，申明凡對於中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之侵犯，概不能爲國聯承認，或容忍。二：鄭重聲明：凡以恐嚇武力等手段所獲得之解決，國聯均認爲非法。三：聲明非戰公約與國聯盟約精神相符合。至於解決辦法：(一)組織特別委員會，根據盟約第十五條第三節，先盡力調解，使終止戰事，促成解決，該委員會昨已組成，(二)此項委員會將於五月一日向大會提出報告。按此決議之精神，爲顯然否認日本在東三省之行動，其目的不僅在終止淞滬戰事。

第二：性質效力　國聯行政院過去之決議，皆根據第十一條，此次大會之召集，則根據第十五條，故此次決議，亦爲根據第十五條之行動。據第十五條第十款，大會決議，不需相爭各造代表之參加，故日本棄權，無礙該決議案之法律的效力。日本原反對適用第十五條，但上次行政院主席曾明白解釋：十一條十五條可同時並用，中國據十五條請行政院有所行動，該院無拒絕之權。而此次大會，各國代表對此點毫無異議，故日本之反對，不生效力。現在國聯對本案，一方根據上次行政院據第十一條開會之決議，待調查團之負責調查，一方則以新設之特別委員會，對於根據第十五條召集之大會，負責處理，該大會並不閉會，以待該委員會之報告。

第三：將來推演　在調解範圍中，國聯精神上之威權，此次已用至最大限度。今後趨勢，如爭議不能解決，則該委員會將向大會提出所認爲公允適當之建議案，大會通過後，將要求相爭之兩造實行。彼時如中國承認，而日本否認，仍從事於戰爭，

則第十六條制裁之規定，將自然生效。

第四：國際實情　國聯主要會員國，實際持和平政策，不欲演至第十六條，美國亦重調解，不願多事。惟此種形勢，非絕對的，須看日本之推演如何。國聯柱石，為法與英，法之對日，較英尤為和緩，然國聯尊嚴，則法所必守。英國此次力避與日本衝突，惟英內閣屢次聲明以擁護國聯為方針。是則國聯決議，尤其大會此次之決議，如日本竟悍然抹殺，繼續暴行，國聯全體委員之沸騰，固不待論，英法由其擁護國聯之立場上，亦只有步步深入，況有事實的重大利害關係乎？且國聯此舉，得美國贊助，美方對於前日之決議，已表示滿足。目下雖未發動任何制裁問題，但可信今後實際上美國與國聯，將隨時採同一之步調。

第五：日本政策　日方心理，於國際形勢，並非輕視。彼雖由軍事上財政上，樂觀列強之不能聯合干涉，然究亦無充分把握。犬養內閣，於此點實抱有憂慮。是以其現在政策，仍在使滬戰與遼案分為二事。滬事欲緩和各國，滿洲則欲充分把持，此淞滬一部撤兵說之所由來也。

由上所述，足知中國自處之道。勿謂國聯無力，公論固有力；然亦勿過賴國聯，奮鬪須自為。國聯停戰之勸告，中國縱接受，然任何侵犯，必須決心自衛。且上海縱停戰，全部問題，絲毫未了，我應請求國聯特別委員會及調查團，迅速提出關於東省問題之建議，同時事實上速準備收復失土之實行。尤要者，全國一致，全軍一致，改革政治規模，集中一切力量！為外交上軍事上之長期抗爭，不貫徹收回東三省主權，恢復中日正當合法之常軌不止！正義在我，惟視吾政府人民之奮鬪如何而已。

（錄三月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敬告國聯調查團諸君

國聯調查團萊頓爵士等，自經由美國，道出日本，進行調查，預定於今日抵滬，將由滬而京，而平，以赴東三省，今當入我國境之始，正為國聯大會新有決議，而日軍反準備大舉進攻長江之時，吾人竊願代表公衆，述所見以喚起調查團諸君之注意。

按調查團之來，係根據國聯行政院十二月十日決議，為『到當地調查一切能危及國際關係，破壞中日和平，或一切影響中日兩國友誼之事件』，故其活動之方面應甚大。決議之日，白里安主席，更從而為之辭曰：『調查委員團，雖屬顧問性質，但範圍甚廣，該會並將審查一切能影響中日兩國邦交之行為，中日兩國，均得請該調查委員會審查任何事件，並得請該會加以解決。……若中日兩國對九月三十日之決議案之擔保，（按即日軍在短期中撤往南滿鐵路沿線，中國擔保保護日僑生命財產安全）在調查委員會抵東三省時，尚未履行，該會應即將此種情形，向行政院報告。』觀此，該委員會除調查之外，並可審查情形，立案解決，更得將當事國漠視九月三十日決議案情形，報告行政院。然則就事論事，調查團於維護國聯之權威，

調解中日之糾葛，其責任誠大矣哉！

夫九一八之夕，日本駐瀋軍隊，突攻我北大營，我軍以不抵抗而退，兩日之間，占領我兩省省垣重地，其爲預有計畫，情節顯然，事後雖以破壞鐵路，僞造證據，其事之不可信，正與皇姑屯炸死張作霖一案，事後造證，如出一轍，其後攻龍江，取錦州，再三侵略，目無國聯，故其違約悖理之事實，本身已有雄辯的說明，本無所用其調查，委員諸君之責任，毋寧在如何考慮解決之策耳。關於此點，竊以爲有三大先決問題，應有明確之認識，請申言之：

第一：中國非排外亦不排日。查日本在國際間中傷中國，最有力之語爲『中國排外』。夫中國精神文明，雖有數千年之歷史，而世變萬端，多感於不能適應環境，至物質文明則更不如歐美遠甚，故中國數十年來，企求輸入歐美文化，實具熱誠。又正惟欲充分改造國家，使與諸友邦同力合作，貢獻於世界文化之進步，於是益覺因情勢變更之理由，舊日一切不平等條約，亟應分別釐定，此乃獨立國家應有之要求，所希望者，不過公道之待遇，平等之地位，緣此而發生之種種運動，自不得目爲排外。藉令一時的有一人一事之不合，亦斷斷不能執一端以概括全體。至於排日之說，則更有複雜事實。中國日本有兩千年以上之親交，二十年前，中國學生、負笈東瀛者，曾逾萬人，中國之軍制學制，許多採自日本，孫中山先生革命運動，又嘗直接間接，受日本之精神援助。凡中國有識之士，多知中國與日本，有提攜之必要，蓋不特經濟上日本有需於中國，而資本與人才，中國亦儘不妨受日本協助。中國革命偉人如孫中山先生，即向不敵視日本，且毋寧希望與日本結親善之關係，無如日本軍閥者流，誤認中國復興非日本之利，於是凡可以破壞中國革命事業，阻撓中國統一局面者，不擇手段，逕情直行，明明在經濟上可以合作，而必以政治之力，橫施壓迫，明明在外交上可以商洽，而必以重兵砲艦，悍然相逼，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使中國愛好和平，企求中日經濟提攜之士，無以見信於國民，而經濟絕交之最後方法，乃不得不忍痛實施，以促日本之反省，此乃日本自身對華強暴政策所招之結果，殊非中國國民之本意。吾人敢斷言，日本對華政策，果能繼續的表示其和平親善之誠意，則中國所謂排斥日貨之運動，不禁而自絕，此調查團諸君所應詳核因果徹底明瞭者也。

第二：中國絕對不能放棄東三省。現在日本以武力政策，占據我東北三省，其地有日本兩倍之大，農礦森林，宛然天府，日本嘗以生命線呼之，實則該地乃華人所開闢，人口三千萬，純粹漢人，占百分之九十五焉，中國冀豫魯等省，過剩人口，恃爲尾閭之洩，日本攘爲己有則我華北民衆，失一就食之途，影響社會生活，異常重大。抑日本自謂在滿洲，曾流赤血，曾投鉅資，此等事實，中國未嘗否認，現在東三省路權礦權，多在日本手中，旅順大連之租借地，中國亦無強制收回之準備。中國所望者，與日本爲經濟之提携，不能容忍日本之政治吞併，就事實言，日本在滿洲有三四十年歷史，而因土質氣候風俗習慣相差太遠之故，日本農民，不能移殖，先天的祇能從事於工

業，於是中國供給土地勞力而日本出資本智識相與互助，乃成自然之配合，日本顧不能安此，終於濫用政治權力，武力手段，强占三省，結果不能得中國民衆之贊助，祇有紛亂，必無成績，可斷言也，抑不特此也，東三省與高麗，歷史地理，素著親密關係，從前朝鮮人在東三省，租地墾殖，服從中國法令，中國官民，一視同仁，如吉林延吉和龍汪清三縣，鮮民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畛域化除，固融融如也！乃自民國四年中日條約簽字，日本不承認已放棄之對鮮民領事裁判權，於是中日雙方爲韓僑問題，又時起糾紛，迄今韓民在東三省有六十餘萬之多，而法權警權，隨之以生交涉，實則中國初不反對韓僑之移住，所反對者日本警權法權，隨以俱來耳。要之，中國在東三省，不反對與日本經濟合作，不反對用朝鮮人闢治水田，所反對者；日本獨占利權，攫我領土；利用鮮民，實施侵略，蓋東三省乃我漢族拼手胝足所開發，又爲我中國過剩人口之消納地，且爲華北物質建設一切原料所取材之地。日本如以强力奪去，我必以强力取回之，不拘年限，不得不止，此調查團諸君所宜了解者也。

第三：所謂『滿洲國』者乃日本人所創造。日本自非法占領東三省，最毒辣之方法，即爲剝奪中國人民之書信自由，言論自由，以憲兵警察，監視郵政，檢查電信，所有關內華文報紙，概禁發賣，各地原有華文報紙，亦概行改組，另以日本人意旨，强制發表言論紀事，其關內外私人往來信件，動被干涉。即號爲日本人所使用之僞國大員，亦係受日本軍警憲兵之監視，且任何機關，皆有日本顧問，名備諮詢，實操大權，甚至地方自治，亦爲指導，每縣委員三人，亦以日本人占其二。自上徹下，東三省行政權，悉在日本掌握，其軍警權更不待論。日本以爲如此猶不足以持久，乃使之獨立成國，以便將來施行合併，如對朝鮮故事。吾人上文曾言日本在中國破壞統一，其在東三省尤然，彼素不願東三省與本部合作，故張作霖時代，一再援助其獨立，彼之反對張學良，即因張氏服從國民政府維持南北統一故也。彼軍既占據遼吉，乃派土肥原大佐來天津，勸溥儀赴東三省，成立僞國，溥先不允，土肥原乃送炸彈威嚇之，並斷絕其邸宅之水道以窘之，卒於去年十一月十日晚間挾溥登輪赴大連，時天津方有便衣隊之亂，溥改裝日本兵，至塘沽上船，事後自稱爲避津亂。實則津亂向爲劫溥赴遼而發也；溥儀既赴東，日人先居之湯崗子，依軍閥之意，欲逕令復辟，外交官則顧慮國際責言，不甚贊成，遂移旅順監視，且客且不得自由。其後日本積極進行滿洲建國運動，終認溥儀比較可以利用，乃以建立共和先任執政爲條件，擁之至長春，以三月九日宣布，一切典禮宣傳，概由日本軍方包辦，日本新聞記者且不得與儀式，其强制僞造可知。夫中國政治上各省政權對中央宣布獨立，本非創見，惟從未別建一國，且亦從未有受外人之强迫如溥儀此次之事者。溥儀乃前清皇帝，中國革命時，已自行退位，滿洲雖係清室肇基之地，三百年來，已爲純漢族之所居，此舉不特三千萬民衆所不願，即溥儀本人亦非出乎自由意志，日本因欲藉溥儀以遮掩世界耳目，爲其完全吞併東三省之準備行

爲，絕對不能以民族自決欺騙國際，蓋東三省人之最大多數爲與中國本部同一民族，其另建僞國，乃他決，非自決，試觀溥儀在長春就職之日，東三省民衆，在各處皆有反對表示，此種日本之所謂『匪』，實即憤恨日本侵略，不惜挺而走險，拚生命以爲中國民族表現正義之中國志士也！此中眞相，尤願調查團有切實之認識。以上三點，最關重要，此而明瞭，諸疑悉解。要之，中日兩國，原有不可離之關係，日本果變已往之武力政策，交還東三省，取消僞建國，則形勢一變，國民交誼，不難恢復，然而觀於日本在東北之進行不已，在東南之侵略方亟，彼本無國聯在目，則調查團將如何糾正之，蓋又不能不望諸君於明瞭是非曲直之後，有以善處其使命也。

× × × ×

論軍事制度問題

（錄三月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軍事委員會，近新設委員長，任蔣中正氏，而蔣堅辭，各方正勸挽中。查中國軍事制度之失敗，爲國家致命的問題．一切不幸，由此而起。所以兵雖強而軍弱，軍雖強而國弱。無量熱血，億兆金錢，民國二十年歲月，而推演成如此奇慘之國家。凡現掌兵權及曾掌兵權者，當此外患煎迫，人民倒懸，當不勝悲痛之感也。軍事制度，以軍權統一爲第一要素。國家是不是國家，首問此點。遠者無論已，自十七年國民黨統一以後，蔣以中央當局之身，所熱烈主張者，即此一點，此由原則言，事屬當然毫無足議也。然中國爲民國，無君主貴族之特權階級，法律軌道，復未圓熟，且承多年割據積弊之後，一旦欲撲清封建，統一軍權，自非易事。誠欲使全國軍隊化私爲公，則主其事者，必須至公至誠，且使一般多數軍人，心悅誠服，既信政府而長之，而且須假以相當之歲月，而後能見改革之成功。由此言之，十七年以後之中央，縱令居心爲公，尙不免有操切之失矣。迨至去年國難勃發之時，國家實力，既因十八年大戰，損耗元氣，更加以江西剿赤之戰；財政既難爲繼，高級軍官之風氣，亦因戰事太久，無暇整頓，故縱無日本外患之起，國家軍事，已迫於一大改革之必要矣。及國府改組，易總司令制爲軍委會，此因蔣既去職，團結合作之說大倡，故軍委會應運而生。然居今回顧，十七年以來之總司令，結果如彼，數月來之軍委會，又成績如此，國家軍制，始終未得入軌道，人治法治，皆未貫澈．單一合議，同無效果，是足知問題之重大，絕不僅在於有無委員長，及何人爲委員長，而更應澈底考求，更作根本之籌畫也。

以吾人觀之，第一：今爲外患嚴重之時，不論自動的或被動的，苟繼續作戰，則目前不暇論永久問題，應立戰時計畫。如此則宜直接了當，恢復總司令，使指揮之權，歸於一人。指揮權之絕對統一，乃戰時之必要條件，國府果認蔣適宜，即以蔣任之、過去黨內一切糾紛，在所不論，如是則軍委會，將變爲最高幕僚機關。第二：觀國府實際情形，尙未及準備大規模作戰，在最近接受國聯大會決議之後，尤不能判斷國府將命令軍隊

之反攻，是則軍委會之設長，大抵兼爲平時之計。果爾則先決問題，應在討論一切軍制，將中國現行軍制之利弊及其應興應革者，先澈底製定計畫，此正軍委會固有之職責，而有長與否，反不關輕重。第三：吾人理想，凡軍事領袖，應共同負責解決中國之軍事問題，必公必誠，各盡其長。關於此點，蔣張馮閻李等，皆不應諉卸責任，即段吳之在野領袖，亦應參預。先將軍事中心樹起，戰則新委總司令，不戰則積極的圖軍事上各種改革及建設。惟觀近狀，軍委會雖爲網羅軍事領袖之機關，然意見情感，仍不必一致，故辦事效率，殊未表現。一方政府大計，迄未自動決定，將士惶惑，人民歎嗟，在此種狀態之下，徒於軍委會置一委員長，亦何濟於軍事制度之窮哉。

中國兵士之勇敢愛國，耐苦善戰，最近守滬軍隊，已充分表現。充其量，中國可以養成世界最優良之國軍，又豈止禦外寇而免危亡。然兵强國弱，受辱至此，凡曾負及現負軍事重任者，誠應大發懺悔，共同努力。惟公與誠，足以救國，何人任何項職務，尚爲第二義也。

（錄三月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上海與東北係在一條陣線

中日鬬爭之戰線，從東北三省，衍接至於上海，現雖疆場之戰暫歸停頓，而外交之戰，實無一刻之休止，東北侵略，爲日本四十年來大陸政策之總結晶，今以溥儀爲傀儡，用『僞國』作日本侵略之掩護，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宜乎美國接得『僞國』之通告，決定付之不理，以爲一經發表有此一項文件，即不啻置諸正式公文之列也。日本初未嘗不知列國意旨，故於東北用兵之外，復以武力進攻上海，而以推廣租界，設置中立區，取消砲台軍備之說，誘惑各國，利用此輩重視上海商場之心理，以國際共管上海，爲換取日本獨占『滿洲』之承認，其計可謂至巧。吾國始終認定上海問題爲東北日禍之延長，故此次國聯大會，中國代表爲東北問題，異常努力，各會員國了解此點，於中國要求大會承認之原則，概行列入議決案，致日本運動專議滬案之陰謀，卒歸失敗。日前顏惠慶通知國聯，聲稱中國接受十一日大會議決案，並特別提出三項要點，內稱：『會員國對違反盟約及非戰公約所造成之局面及締結之條約不予承認一節，當然包括傀儡政府在內』實爲極正當極重要之聲敘。另據日內瓦十三日電稱，國聯領袖處理中日爭端，擬努力達到一點，俾能按照國聯大會十一日通過之決議案，干涉日軍占領滿洲事件與其處理上海情勢相同。一方面美國國務卿於大會後致函國聯秘書長讚許議決案，表示願共努力，其對上海中日停戰及日軍撤退之斡旋，亦已訓令該國駐滬代表，會同英法義等國人員，共同合作。觀此益徵我國對日外交方針，已獲得各國普遍的贊助，今後益要當本此規範，自奮自勉！

關於上海問題，日方已自行下令撤退一部分軍隊，表示對於世界公論之重視，惟於中國在國聯所提日本無條件撤兵之聲明，宣言不能受其拘束。查中日停戰會議，即所謂圓桌會議之初步交涉，原經英國海軍司令斡旋，二月二十八日曾在英旗艦非正

式會商，已議有基本條件五條，中國於二十九日表示接受，日本則延不答覆，轉增兵進攻，三月一日我軍退至第二道防線，日本以戰勝國自居，另提停戰條件，視二十八日所議爲難堪，我方因有不撤兵不交涉之主張，一時盛傳休戰接洽，已入僵局之報，實則此案在十一日國聯大會之後，已成直接繫屬於國聯大會特別委員會之事件，應如何督促日本撤兵，便利開始交涉，各國負有共同責任，日本一面撤兵，一面增兵添械，其心誠難測，惟吾國既與國聯始終合作，自應保持歷來方針，一方嚴陣以待，準備破裂，一方表示容納各國之斡旋，不必拒絕商洽。但須認清中日問題中，東北是主，上海是從，上海乃萬國商場，各國與我共利害，縱令日本懾於衆議，能在短期內停戰退兵，吾人仍應出全力以爭東北問題。

按日本自明治二十年頃，大陸政策已成對外活動之中心，甲午中日之戰，軍國主義，翹露頭角，一戰而勝，既得賠欵，又獲利權，於是以租界，內河航行權，商埠地之營業權等等，爲獵致市場之武器；一方面在國內依政府之力，提倡各種生產事業，漸漸發達，緣是而擴張物品銷路，廣求原料資源之需要，與年俱進，其向大陸北進，乃愈以迫切。中日戰爭之先，係以獲得朝鮮爲對象，既得朝鮮，乃更進而著眼於滿洲，因有遼東半島之强索，適與當時抱同樣野心之帝俄相衝突。十年暗鬬，卒仍訴之干戈。日既勝俄，盡得俄國在南滿之權利利益，遂以南滿鐵道會社爲滿洲殖民地化之中心機關。學者岡松法學博士曾爲之解釋曰：『該會社無疑地係殖民會社；即帶有在南滿洲之特殊使命是也。』因是，日本滿鐵會社，除鐵路以外，一切經濟文化事業，無所不辦，而藉口警備旅大，守護鐵路，復於關東軍司令之下，配置以二年交替之隊軍一師，並獨立鐵道守備隊一師以上，發揮其武力侵略之機能，與經濟侵略，交互表現其效率焉。自中國辛亥革命成功，日本爲掩護所謂滿洲特殊權利，屢次操縱中國內亂，使本部政治不安，無力顧及東北，又常利用歐洲大戰，對中國索取非法利益，廿一條，其最著者也。及袁世凱帝政失敗，日本乃援助張作霖取段芝貴之奉天將軍而代之，當時張不過一第廿七師師長耳，非有日本武官之助，斷斷不敢出此。自是之後，日本常利用張爲取得非法權益之傀儡與守護，歐戰以後，日英同盟取消，華府會議席上，日本無異爲被宣判之罪人，一時乃趨向保守，益與張氏相結納，冀求東北之平安無事，故郭松齡之變，張大勢已不支，時最近來滬督師之白川大將方任關東軍司令官，而現在侵略東北之張本人本莊繁則充張之顧問，共同設法，爲張挽回危機，卒使郭之革命失敗，此無他，救張即自救也！民十七張經營中原失敗，日閥銜其不能供充分之利用，乃於張由北京回奉之皇姑屯站炸死之，彼時準備占領瀋陽，接收京奉鐵路，實即九一八之計劃也。張氏死後，學良氏繼父任，一變乃父表面的親日政策，而形式上又與國民黨合作，乃大招日人之怒，而親日之于冲漢，丁鑑修，趙欣伯輩，或屏除政界，或投置閒散，日人公私權益，皆見動搖，遂成九一八之事，不過將皇姑屯之舊所計畫者重行實施耳。現在日本令溥儀任僞組織之領袖，蓋與當年助張作霖任

奉天將軍之心理相類，而以日本慾念之進步，對中國本部實力與國際干涉之輕視，並有恐佈蘇俄，防止赤化，和綏內亂，開闢出路等等作用，夾雜其間，故從前尙僅唆使張作霖獨立，今則竟令溥儀建國，此無他，日本對滿洲之殖民地化，隨國內國外之情勢，更形急進故也。夫自民族主義言，東北三千餘萬人口，眞正滿洲人不過二百萬，朝鮮人不過六七十萬，如延吉和龍汪清三縣之三十餘萬人中，且尙多入籍中國者，日本人則二十四萬耳。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純漢人而謂其願脫離中國，此豈情理所許？再就國際利害言，日本與蘇俄，政治上絕對不能相容。日本既以溥儀爲傀儡，將中國形式上政治中心，從瀋陽移往長春，便利於代日本經營北滿，而更永久設關東司令部於瀋陽，以當統監之任，此眞變滿洲爲朝鮮之明徵也。且吉黑沿邊，中俄日韓雜處，俄國久認爲赤化發酵地，日本勢力今更逼近之，則其醞釀必愈亟，此豈世界和平之福？抑不特此也，日本軍閥當國，盲目橫行，野心無限，彼既獨占滿洲各種富源，近更號召在鄉軍人，擬以屯田式集團移民，期於久遠，將來不與俄戰，亦必與他國尋釁，是東北問題，終爲國際大局之累，此實中國與各國共其利害，故吾人又甚願各國勿徒重視上海問題而忽視東北關係，勿爲上海問題故，承認日本之橫行東北，良以中國固絕對不能放棄東北，世界亦不應坐視日本之獨占，顏惠慶博士函告大會主席，遠東全部問題應交大會特別委員會解決，實中國民衆公意，更願負和平使命之國聯調查團，充分研究上海問題與東北問題之關係，則於日閥之野心，更得明瞭之認識也。

（錄三月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研討日閥武力侵華之因果

據滬電，國聯調查團已接受邀請，將在滬多留數日，促進停戰會議，使滬事早得和平結果。本來滬戰係由日本進攻而起，現在祇須日本撤兵，我方接收地面，則所餘不過賠償損失問題，其事比較單簡，日本果有誠意，不爲範圍外之要求，回復和平，或當有望，故吾人所嚴重注意者，仍爲東北問題。查此次日本在國聯，嘗出全力，求將上海與東北事件，分割處理。據日本消息；本月九日日本代表團全體出動，分訪提案各國代表，說明滿洲問題分離之必要，與上海問題之特殊，作諒解運動之最後努力。英國外相西蒙氏，是時曾明告日本松平大使：「滿洲問題之分離處理，依目下情勢，頗覺困難。」至是日本乃絕望。此事最大關鍵，實由小國之公論激昂，三五大國，爲國聯本身前途計，不便過於抑制輿論。吾國既獲世界輿論之同情，更宜乘機爲充分之運用，除上海問題，歡迎國際調解以外，其於日本武力侵略東北之因果關係，利害癥結，猶有盡量向世界說明之必要，本文之作，即此意也。

日本侵略滿洲，爲四十年大陸政策之總結晶，吾人昨已略有敘說，至於九一八暴行之突發，則又爲日本軍閥急進功名之所致。此種行動，自有其思想的背景，現任陸軍大臣之荒木氏，最能代表之。荒木嘗於本月三日在師團長會議席上，發表訓示，

中有語云：『帝國國民之大部，晚近為功利的歐美思想所毒，失却對於大和民族本來使命之自覺，貪於苟安惰眠，將近沒落之階段，此際忽然喚醒神國日本之正氣，開始躍動，此即今次事變之眞相。約言之，事至今日，遠因實在於民族精神之惰眠，其使之更生者，即可謂為此次事變之直接的動機也。』荒木之為此說，殆非無因。蓋自日俄戰爭以後，日本政治，漸為資本主義所支配。歐戰期中，生產發達，利潤豐厚，金權政權，結托益近，而政治腐化，亦與年俱進。近年隨世界經濟不景氣之洪潮，社會生活愈困難，既成政黨愈腐惡，思想變化，左右傾並極其甚。共產黨之細胞組織，遍及各界，而極右的團體，亦動輒以暗殺手段，實施兇暴，如本年二月九日前任大藏大臣井上氏被人狙擊而死；本月五日三井會社理事長團男爵又遭暗殺殞命。二人皆為金融資本之代表，一月之中，受同一右傾團體之殺害。此與往年政友會總裁原敬被刺及昨歲憲政黨總裁濱口幸雄死於兇手之創傷，如出一轍，此誠足為日本思想惡化，社會不安之反映。軍閥之流，驚心動魄，謂將藉對外之武功，振作國民之意志，遏止內亂之狂濤，此東北暴行之所以與上海進攻，連演而下也。憶九一八以前，日本各軍隊，紛開滿蒙展覽會，先之以滿蒙富源之宣傳，繼之以日本人口過剩之危言，終則以中國排日，壅塞日本人出路為激發軍人敵愾心之口實，此際凡中國所有反日之標語，詆日之議論，無不被其收羅，作為煽動國民之工具，九一八之事，即在此空氣緊張中突發，益可證為日本軍閥有組織有準備之行動，其動機一方為對華侵略，一方實藉武力外競以消滅內憂，此皆有事實可指，證以荒木陸相本月三日所說，尤可洞澈日本之內情也。

日本對華用兵，既有對內作用，故在上海遇第十九路軍之頑強抗戰，大出意外，極現周章，增兵赴滬，至再至三，對於出征軍人之優遇撫慰，無所不至。凡被徵入伍者，原有職業，概不停薪，而於傷亡將士之撫卹，軍人家族之慰問，更以全國總動員式行之，凡此皆所以提倡士氣，亦即為一般的鬥志不揚之反證。其在東北，則第一步不料得之如是其易，第二步又不料經營之如此其難。五個月來，遼省義軍四起，吉黑兵鬨時聞，日本軍隊，疲於奔命久矣。近來擁溥儀為傀儡，以爲藉華人之手，外則間執國際公論，內則減輕中國反抗，不知建國運動，出自軍部包辦，各國官商報界，豈無聞見，欲蓋彌張，適昭其醜。昨日路透社瀋陽電，謂本莊所受之禮與溥儀同，本莊為人民注意，又在溥儀之上云云。可謂謔而虐矣。中國方面則更載鬼一車，軋轢已見，溥儀赴東，出自金梁運動，乃溥儀出台，金梁隱遯，此其一。趙欣伯與于冲漢皆甘心為李完用者，趙以暱近軍部，身任多官，于則並自治指導部亦不能保全，將來此輩內部之暗潮，必且層出不窮，此其二。此外吉林派意存復辟，奉天系贊成共和，羣魔鬥法，亂作一團，日本人深入其中，除非完全吞併，否則將無以自拔，此其三。此尚就中國關係方面言也。其在日本方面，既以武力占據三省，將欲努力經營，自須多投資本；乃日本軍部，為迎合下級將士心理，亦頗反對財閥。自謂此次之戰，乃為日本民衆求出路，非為財閥圖利藪。本

莊繁且自向東京各大學招致農工各項專門學者到東考察，準備經營，而不知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關連，本如車之兩輛，鳥之兩翼，無可分割，旣以武力侵略他國而又排斥資本家之進展，此大矛盾也。且查日本從前投資滿洲，除南滿鐵路會社關係事業外，皆失敗而止，所以然者，爲地方不安等等原因所致也。今旣硬令東三省脫離有中央政府之中國，拂逆民意，反乎自然之正道，强將地方政權，投諸內訌暗潮漩渦之中，則秩序之不安不定，當視歷來任何時代有加無已，在此情形之下，即使日閥迫於大勢，甘以武力作鷹犬，歡迎大資本家投資，亦終無以奏急效。縱有效矣，而工業移民，以榨取式之殖民地經營，更加緊勞資鬥爭，一循資本主義末流之軌道；若農業移民則必兼併土地，提前促進貧農爲生計而革命。蓋東三省本爲農業社會，大部土地，悉在土著封建勢力之下，貧農階級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於非人生活中苟延性命。日本如以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力，夾攻農村經濟社會，獨占生產資源，則土著封建勢力，或與日本合作，或被日本吞併，結果要使中農益變貧農，貧農益陷絕地，其勢不挺而走險不止。日本軍閥，侵略東北，嘗自謂爲防遏蘇俄東進，抑知以彼所爲，正代蘇俄助長勢力，此事或非日閥所能見到，吾人則敢爲預言。要之，日閥武力侵略中國，意在振作國民之精神，增進日本之財富，而不知將適得矛盾之結果焉。東三省爲中國完整的領土之一部，中國固不願放棄，爲東亞大局計，尤不願見日閥冥行盲動之失敗，貽禍於中國與世界。中國對於日本在東三省合理的經濟合作，向不反對，日本果欲爲過剩人口求出路，爲生產事業求原料，即不必走入歧途，亦儘可協商方策，吾人所爲剖析日閥武力侵略之因果，指陳其利害者，一以供友邦準備調解者之參攷，一以喚起日本有識者之覺悟，果能使東北問題，一如上海問題之有和平曙光，則豈止中日雙方之幸也哉？

（錄三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正月十九日廣和飯莊讌集袞甫詩先成賦和並眎纕蘅

弢庵

元宵既過廟市收。燕九空巷爲郊游。詩人淵居念氣類。廣坐設食勤命儔。酒家逐時有代謝。風味依舊宣南留。潘魚江鼓雖晚出。例以陶菜美可羞。曩時何翁接衡宇。諸孫捧杖頻相醻。余初居南半截胡同與子愚先生斜對門詩孫時爲中書舍人自後三徙皆近廣和居冷官遣悶但文酒。入林矧盡嵇阮流。再來孤星已向曙。壚下歲紀周復周。慰情樊郭亦舍去。忍更扶路吟山邱。使君新歸主風雅。喜挈曹鄭傳觥籌。陵遷谷變況細瑣。一醉倘可忘千憂。詩腸搜枯詎勝酒。幸君舉白毋吾浮。

題什公贈育季君詩后

昀谷

什公不肯作生日。乃作夫人生日詩。詩中所及悳性嫥一。海內共知。我又聞其教訓子姪。舊學爲基。士不獨立。工必兼治。允哉救衰之藥。急莫急於此時。袞袞諸公。或未察。遠識竟與夫子齊。近且同參無上義。百八牟尼俱不離。我覺漢之梁孟。晉之陶翟。元之趙管。三家勝處咸在茲。宿世頻伽本同命。幾時郤向南洲飛。不慕東王西母之尊貴。願爲伊蒲塞伊蒲夷。勉修六度百悴不辭。聞思大士早記莂。姓名照耀蓮花池。沾上一樓在世表。髣髴芥子納須彌。昨見霜中菊。今見雪中梅。對此讀書樂莫樂。書亦不貴多。且奇心經二百六十字。說法至妙眞無遺。鎮日樓中耽法味。誰能采朮兼采芝。朝來共喫桃花粥。如飲楊枝露一杯。

秋草和味雲

釋戡

一望平蕪損舊青。淡煙斜日短長亭。雙飛是處來黃蝶。千點何時化翠螢。不殖寧因依大樹。有根終覺勝浮萍。馬蹄踏遍吟鞭瘦。九月寒笳未忍聽。

天涯荊棘尚縱橫。爽節飛蓬怨客程。關外牛羊誰考牧。
淮南風鶴更疑兵。夢闌帝子懷猶暖。別久王孫恨未平。
一火陸渾成冷燄。傷心無地慰疲氓。

邐邐幽叢直到門。舊游蹤跡記芳園。荔垣暗換裙腰色。
蘚徑愁尋屐齒痕。衰柳同垂零露葉。早梅已返隔年魂。
同心與子成蘭臭。獨有靈蓍易世存。

河山大好入蒿蓬。唧唧啾啾咽晚蟲。縱得蔓延寧是瑞。
更經剪剔豈能豐。霑來泥土飄英似。枯後郊坰敗葉同。
爭比荃蘅生楚澤。不將衰謝付秋風。

湯山有感　鐵因

重來彈指七星霜。不覺蕭然兩鬢蒼。花鳥有情餘眷戀。
亭臺無主漸荒涼。有潤田水樹已小屋傾倒劇憐翠柏成枯樹。但賸雕梁對太行。
怕向晚楓橋上望。凌波比翼兩鴛鴦。曾同亡室在此小住

元日除州道中口占　仲雲

淸鉛瀉淚去銅仙。積雪生寒夜不眠。第一江山愁北顧。
二陵風雨卜東遷。日躔史記王正月。星變謠徵下殿年。
十日堅城攻不得。將軍橫海問樓船。

寄懷蘅故都　山腴

未能重賦帝京篇。老我空山二十年。强半故人詩裏見。
都無佳況別來傳。橫流到處看如此。舊國何時入暢然。
一卷采風新錄在。淸門誰復似君賢。

辛未除夕兒女圍坐談笑口占　爾和

春前微雪喜初晴。燈火通明舊禁城。百卅萬人丁國難。
終宵爆竹不聞聲。
剛完家祭飲屠蘇。撚斷吟髭傍火爐。嬌女勸爺休攬鏡。
明朝又白幾莖鬚。
案頭常供水仙花。街鼓聲聲笑語譁。一事忽從心上起。
吾家有子在天涯。大兒留學德國六年矣
無風無雪此良宵。海上烽煙挾怒潮。一語汝曹須記取。
强梁必敗在兵驕。

鷓鴣天　仲堅

辛未除夕客居滬濱時寇燄方張陣雲如幕旅懷凄黯情見乎詞

東海揚塵水復波。黑風吹送犢羣多。三山蜃氣侵華夏。
一夜蠻煙換綺羅。飛彈雨。枕琱戈。淚痕重疊泌銅駝。
人間別有傷心處。奈此年頭臘尾何。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宋本切韻指掌圖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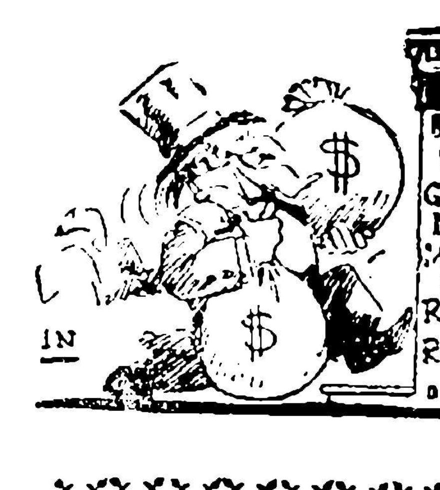
溫公切韻指掌圖。通行爲明洪武邵氏本。然分卷爲二。後附檢例。已非舊式矣。其後墨海金壺張氏所刊。即出此本。而近時吾川新本。又從張本覆雕焉。余昔年游南中。得影宋本。爲汲古閣所寫。鉅編精楷。絕可愛玩。旋歸之北平館中。第毛氏所摹原本。則不可得覯矣。數年前曾聞內府流出宋版書籍數帙。有中興聖政本末。趙注孟子。及此書。其踪迹隱秘。無可追尋。新春人日。廠友魏經腴忽擧此見眎。則正秘閣所藏。與余所得影寫本正同。版式闊大。高七寸八分。寬五寸二分。白口左右雙闌。序文八行。行十五字。檢例行格不等。有七行八行十行者。次字母圖。次類隔圖。次四聲圖。其字母以陰文別異之。末有嘉泰癸亥番易董南一跋。跋之後、有紹定庚寅四世從孫跋。尾葉闌角。有程景思刊四字。各葉刊工姓名。有林宏、林盛、万全、万千、万可、陳琳、葉室、周文昌、永寧、諸人。字體厚重。鐫工精整。宋諱惟弘玄朗匡恆貞缺筆。而構愼等皆不避。意據北宋原本翻雕者。收藏印記。明代則有叢書堂沈弘正、陳惟寅、各印。清代則有季滄葦、徐健菴、各印。入內府後。又鈐有天祿琳琅天祿繼鑑嘉慶御覽之寶各璽。蓋進御已在仁宗朝。故天祿前後目皆不及載也。取新刻校對。開卷董南一跋。嘉泰即誤爲嘉定。其圖中部位。間有歧易。韻字亦頗差互。皆據以一一更定。而四世從孫重刊跋語。各本咸失載。茲補錄左方。尤可詫者。明邵光祖自撰檢例附後。然以宋本勘之。則其中十七則。均爲溫公原書之文。僅首葉及捷法詩檢類隔切例廣韻類隔今更音和三則。爲邵氏所增補。設非目覩宋刻。則邵氏冒竊之迹。後人竟茫然而莫辨矣。噫異哉。壬申正月十一日藏園老人傅增湘謹識

右　先文正公切韻指掌圖近口

印本於婺之麗澤書院深有補口
學者謹重刊于越之讀書堂口口
子孫紹定庚寅三月朔四世從孫口
敬書于卷末

影洪武本蛻菴集跋

潞國公張蛻菴詩集四卷。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前有豫章沙門蒲菴來復序。後有洪武十年冬天界善世禪寺住持釋宗泐跋。半葉十三行。每字二十四字。筆蹟工雅。紙墨明湛。蓋就洪武刊版摹出。故精麗如此也。癸丑甲寅間。盛意園祭酒遺書散出。余從景樸孫都護許得舊刊數十部。其中蛻菴蒲菴二詩皆在焉。蛻菴詩正爲洪武原鑄字體圓渾。初印精善。絕可愛翫。時同年董綬金大理。酷嗜元人集部。見而好之。堅欲割讓。誼不容已。因與陳剛中集蒲菴集。輟以歸之。然私衷殊耿耿耳。其後綬金不能終守。遂以歸涉園陶君蘭泉。今市上流傳影刊本。即蘭泉從意園本精鈔鋟梓者也。頃迫歲闌。藻玉堂主人王莊舲持此帙相眎。時國難方亟。連日海上。交鋒。飛機翔於雲霄。短兵接於衢巷。烽火倉皇。人情洶激。余復何心。余聞之。中情激越。寧有好懷。耽玩卷帙。第頻年積想。一旦欣逢。如舊夢之重溫。怳故人之復遇。怦然於中。殆不能已。不見中郎。得見虎賁。亦慰情於聊勝矣。卷中有黃丕烈印。海源閣。宋存書室。以增私印。楊子伯子臣紹和印。彥合珍玩諸印。知爲海源閣舊物。然檢楹書隅錄。載舊鈔本經蕘圃手校有跋。此帙。匱鈐蕘翁一印。而無校語題跋。知楊氏入目爲別一本也。此影寫本審其紙墨古澹。神氣靜穆。當屬國初席錢諸家所爲。雖卷首毛氏一印。爲市估所加。第其時代要相去不遠。疑此亦黃氏所藏之複本。因無校筆。遂未著錄。余見海源閣藏書。凡古刻名鈔。未經入目者。正多。或爲編目時所偶遺。或爲編目後所續獲。均不可知。正不必以不見於書錄而致疑也。壬申元日。傅增湘書於藏園之長春室。



凌霄一士 隨筆

清光緒季歲。馮汝騤由浙江巡撫調撫江西。甫蒞任。即屬布政使沈瑜慶撥銀二萬兩爲進貢之用。且倩人轉促速解。瑜慶曰。彼一到即要錢耶。遂具牘解款。而牘中乃謂本司世受國恩。凡有貢獻。均係自備。今奉憲諭遵即札庫提銀解送云云。汝騤閱牘變色。亟命巡捕送回瑜慶拒之。謂吾係遵撫臺諭備文解款。庫款出入豈容率爾。撫臺苟欲退還。須有公文到司。方可。巡捕歸報汝騤以公文殊難措詞。不之允。惟嚴令巡捕退款。院司相持。巡捕徬徨無計。乃往懇提學使林開謩爲設法解除干係開謩告以姑送官銀號傳吾語暫代存儲。以待後命。（藩學臬三司均兼官銀號總辦。）巡捕即照辦。而汝騤以瑜慶聲明貢獻自備。相形之下。率不便動用此款。於是與瑜慶齟齬矣（汝騤在浙時。即有提庫銀辦貢事後爲言官所論。）漢口日本領事高橋。爲汝騤官湖北鹽道時舊友。以汝騤撫贛。欣然來遊。先以電報通知。汝騤命洋務局提調某。轉告瑜慶。（三司兼洋務局總辦藩司領銜。）於局中爲高橋備下榻之所。瑜慶以語坐辦汪鍾霖。（候補道。）鍾霖謂按之本局章程。外人因公而來者。方可延寓局中。若僅以私交。不得援例。因檢章程相示。瑜慶即持以告汝騤。謂例所不許。未便通融也。汝騤無以難。而意滋不懌。館舍未定而高橋已至。微聞其事。頗覺埽興。未作盤桓。匆匆即去。

袁世凱時在樞廷。權勢甚偉。汝騤故所汲引者。既與瑜慶生隙。因致電世凱。謂欲辭職。世凱電詢蒞任未久。何遽萌退志。汝騤覆電言。藩司遇事掣肘。恐誤封疆。故願退避賢路。世凱知其以去就爭易藩司。力爲主持。乃令瑜慶開缺。其訊甫達贛垣。汝騤即擬派開謩仍署藩司。（汝騤未到任前。瑜慶以藩司護理巡撫開謩兼署藩

司。凡九閱月）開謩辭謝。乃下札以按察使陳夔麟署。命即履新。時所據者爲電報局所送官電。性質不過傳報消息。上諭實尚未到也。瑜慶憤而往詰汝騤曰。藩司派署。所據者何。曰已有上諭令君開缺。派署自爲巡撫職權。瑜慶曰。已奉到上諭否。曰上諭雖尚未到。官電已言之甚明矣。瑜慶曰。藩司大員之更動。乃不候上諭。即任意而行耶。汝騤語塞。亦怒曰。我非初爲巡撫者。豈不諳體制乎。瑜慶厲聲曰。爾做過巡撫。何足爲奇。我何嘗非做過巡撫者。從未似爾之荒謬也。二人忿諍不已。惡聲相向。諸官力勸。乃悻悻而止。瑜慶交卸後至京。鳴不平於奕劻。謀簡放巡撫。俾一吐氣。奕劻與有舊。爲之盡力。未幾遂簡貴州巡撫。迨革命軍起。狼狽離黔。汝騤則被迫服毒。死於九江。以在任時曾殺黨人彭繼盛也。瑜慶前爲順天府尹時。汝騤方以知府官直隸。其升擢甚速。驟躋封疆。世凱之力爲多。瑜慶蓋不免積薪之感。汝騤亦疑其以是見輕。撫藩相訌。有由來矣。至瑜慶之以京尹左遷臬司。亦與世凱有關。順天府尹與直隸總督。分爲敵體。然直督位較尊。而世凱督直。聲勢尤異尋常。歷任府尹。恒推讓之。瑜慶則不肯相下。會順屬某縣有匪警。請世凱派兵往剿。未如期至。瑜慶怒甚。即面奏請由府尹自行練兵若干。以靖地方。西后漫諾之。時趙爾巽官戶部尚書。聞其事。詰瑜慶曰。君胡言之易耶。養兵須有餉。試問餉從何出。瑜慶怫然曰。戶部如不代籌。吾當自任之。無煩過慮也。世凱既不快。政府亦頗謂其輕躁。乃不獲安於位。而對品外轉

學部於宣統元年甄別各省提學使。事主於管部大學士張之洞。審核成績。排比名次。江西提學使林開謩名列第七。考語頗優。將入奏而之洞病逝。忽生變化。開謩本由編修用道員署理。乃令開去署缺。以道員發兩江總督張人駿委用。蓋奕劻欲位置湯壽潛。示延攬名流。會有媒孽開謩者。因以是缺畀壽潛。（後未就）而龍開謩。聞載灃知其人。時頗以爲疑。其開缺而有下文。殆以此。開謩在任時。屢以公事與巡撫馮汝騤抗顏相爭。比開缺命下。有謂係汝騤中傷者。而汝騤聞命之後。固力表嗟惜。慰藉甚至。且堅留俟新任至省始交卸也。人駿嘗與開謩同官。（撫豫時。開謩爲學政。）素相引

重。於其至。欲以鹽務督銷優差畀之。開蓉以不慣爲此辭。會江南鹽巡道榮恒告病開缺。人駿即擬以開蓉請補。以係特旨發往。例可儘先補缺也。此本外補之缺。惟榮恒則由簡放者。人駿持重。特先電詢政府可否循舊例外補。覆電謂可。請補之疏。將上矣。忽有上諭簡放徐乃昌。聞者咸以爲怪。時載澤掌度支。兼領鹽務。方假中央集權圖自便。謂鹽道補缺。應由鹽政處主政。不能仍歸疆吏奏補。因以乃昌請簡。事遂中變。而政府之出爾反爾。不暇顧及也。清末政紀之淆亂。斯亦一例。實則江南鹽巡道之鹽名存而已。在蘇省各道中最號清閒云。人駿旋委開蓉署徐州道。革命軍起事後。開蓉方在任。紳民推爲民政長。未就地方諸務。部署粗定。（時革命軍已入南京。）遂入京辭職。袁世凱猶强使任事。力辭乃已。

開蓉與那桐有世誼。（那桐叔銘安與開蓉父天齡同治庚午同典江南鄉試。）夙相稔。嘗交卸江西提學使後。在京往謁那桐。謂君中暗箭矣。開蓉從容論及朝政。深致慨於賄賂公行。紀綱頹弛。因謂某在任時。惟知直道而行。京朝勢要。不欲浼瀆。而居然有人致書索賄。謂可代謀眞除。此等事非某所屑聞。故置之不理。未幾即有開缺之命。此何說耶。那桐亦爲扼腕。而謂朝政如是。實大可憂。且論親貴擅柄之非。言際伸二指相示。意謂洵濤二貝勒也。開蓉正色曰。他人姑不論。中堂亦可隨波逐流乎。那桐亟曰「老三不用說啦。我請你喝酒罷。」窘狀可掬。

社會長篇小說 大街

（三十五）

美國 Sinclair Lewis 著
白華 譯

第三十三章

（一）

有一個月工夫——一個猶疑的時期——甘莉不常看見伊律克。他們在人面前是很疎遠的。

甘莉因爲不能和伊律克見面，又因爲芬的事件的激刺，她初次突然地明瞭，她的心裏是愛着伊律克。

她心裏想到她願意講的話；她欽佩他就是因爲這些。可是她不敢去找他。他也明白這個，所以也沒來。她忘却了對他的一切懷疑，也不嫌惡他的環境。每天見不到他，總覺得煩悶。每天的清早，下午或是黃昏時分，都是被要看伊律克的心盤踞着。

有的時候她想不起他的模樣，就覺得苦悶。但是時常心裏總有他的影子——或是在熨着衣服，或是和達雅在海灘散步。

十一月一個黃昏，耿尼柯下鄉去了。有人拉響門鈴，甘莉開門一看，原來是伊律克。他灣着腰，兩只手插在口袋裏，似乎在懇求的樣子。像練習道白一般，他立時請求道：

「看見耿大夫坐車下鄉，特意來瞧你一趟。實在忍不住了，我們散散步。我明白！也許被人撞見。但是我們走到鄉下去就不妨事了。我在起重機那裏等你。啊，快一些來！」

「幾分鐘就來」，她答應着。

她咕噥着講，「我只和他談一刻鐘就回來。」她披上外衣，套了橡皮套鞋。

他站在起重機的底下，無聊地用脚踢着鐵道的鋼軌。他沒說什麼，她也是靜默着；他拿手撫摩她的衣袖，她也回報一下。他們跨過了鐵道，走上一條通鄉下的大道。

「晚上有些凉意，可是我很喜歡這寂靜，」他講。

「是的。」

他們走過許多樹叢，道上有些濕。他把她的手拉進他的衣袋裏。她搦牢他的大指，嘆息着，她握着他的手，就和黑兒在散步的時候握她的手一般。她想到了黑兒。婢女是在家，但是把黑兒交給她是不是可靠嗎？這種思想是很空洞的。

伊律克慢慢地開始講話。他談到他理想中在明尼城的工作；有許多人訕笑他。但是他却不在乎，因爲他能够排開一切的外表。」

當她想到伊律克在那狹小成衣舖裏，和一羣下流人一起，她使勁地搦他的大指一下。他拿手指伸進了她的手套，撫摩她的手掌。她把手縮回了，把手套脫下，再和他的手握着。

他講到一位出羣的人。她只靜靜的聽着他抑揚的聲調。

她覺得他在尋找引人注意的話。

「喂，甘莉，我為你做了些詩。」

「好極了。讓我聽……」

「請你不要見笑！你會和我認眞嗎？」

「倘然我和你認眞——說吧，你的詩怎樣？還沒有人為了我做過詩呢！」

「這個並不能算詩，不過是我心裏喜歡了就編出來的，倒有些能把你的一個人描寫出來。或許旁人不這般想，但是——

　嬌小，愉快和聰慧

　你的眼和我的正撞個着。

你明白我的描寫？」

「是的！我是非常的感激你！」她一面感激——但是在客觀上却感覺這詩句的惡劣。」

夜色是詭麗的。像怪物一般的雲障，東一片西一片地在凉月旁邊蕩漾着，水潭和巖石上邊，都發出閃鑠的幽光。他們走過一叢赤楊的林邊，在夜色當中望去，好像一朵陰森攫人的峭壁。她立定了。他們聽見樹枝上露珠滴答的聲音，一點點滲入土中。

「等候着——等候着——一切都在等候着，」她輕悄地講。她把手縮回，拿手指放在唇上。她不覺有些出神。「現在我心裏很快活——我們不如就回去吧，省得再感覺到不快的時候，但是讓我們先坐在木條上，靜聽一會。」

「不，木條上太潮溼了。我想生起把火來，你就坐在火旁，拿我的大衣給你墊着。我對於生火是很在行的！曾經和表兄弟拉斯在大森林裏遇見風雪，我倆在板屋裏住了一星期。我們在壁爐裏，把冰塊扒出，塞滿了松枝，引起火來。我們現在就在這裏生一些火好嗎？」

她躊躇了一會。她的頭有一些疼痛，她心裏覺得渺茫。夜色，人影，未來幸運的踏步，一切都是糢糊地，她覺得心靈在漂流着。在她心上摸索的時候，大道轉灣的地方，射出兩道汽車燈光，他們趕緊分開站着。「我應該怎樣？」她默想着「我想——啊，我不願意受人的欺騙！我是個好女子！我倘然和一個男子坐在火旁閒談，那嗎是把自己看輕賤了！」

汽車的燈光越走近越亮；照到了他們的身上；車子突然地停了。風窗後面，發出一聲高抗，着惱的「喂！」

她聽出那是耿尼柯。

他按捺着性子問道，「你們在散步嗎？」

他們像學生們回答老師一般恭順地答應。

「這裏太潮溼吧？還是坐車回去！瓦伯，你坐在前面！」

他打開車門的樣子，似乎是一道命令。甘莉看見伊律克乖巧地爬了進去，她只能一個人坐在後面，而且只能自己把車門打開。霎時眼前的奇景都消滅了，她又回復到歌佛原耿尼柯大夫太太的地位，坐在一輛舊汽車裏，大概還要受丈夫一頓的訶責。

她怕耿尼柯對伊律克說出些什麼，所以灣着身傾聽着。耿尼柯講，「今天夜裏恐怕還有一陣雨。」

「是的」，伊律克講。

「今年的氣候倒特別。十月裏會那樣冷，現在十一月反而温和了。記得十月九號還下過一次雪！這一個月一直到二十一號都是好天，沒有落過一點雪花，我想現在隨時會下雪吧。」

「是的，說不定那時，」伊律克講。「去年秋天沒有多費些時候打鴨。你想怎樣？有朋友來信說，他在跰人湖射鳥，在一小時內打到八只野鴨 ，和一對海鷗！」

「那眞是太好了」，伊律克講。

他們只顧談話，不睬甘莉。耿尼柯很是高興。他特意經過一羣受驚嚇的牛羣，把車開慢了，並且向趕牛的鄉下人打招呼。她坐在後邊，好像一個木偶。她心裏下了決心，要向耿尼柯談判——她要說些什麼？當然不能講愛上了伊律克。她是愛上了他嗎？她願意揭穿開來。她不明白是爲了憐憫耿尼柯處在暗中，或是因爲他自以爲可以供給得起一個女人，所以她覺得氣惱，所以要想揭穿，她想脫離樊籠，所以要能够坦率；她並且喜歡這種冒險………

他這時坐在前面，和伊律克招呼着：

「打一小時的鴨可以增加我們的食慾，而且——咳，這汽車的機器太不行了。相信汽缸裏的炭灰太多，要修理修理了。」

他在大街上把汽車停了下來，很客氣地講，「您再走過一幢屋子就到了，晚安。」

甘莉在懸盼着。伊律克是不是就此溜走嗎？

他安詳地走到車後，把手伸進去，咕噥着講，「晚安——甘莉。我很快樂我們的散步。」她緊緊地捻着他的手。汽車向前走了。他走到藥舖的轉角就不見了！

耿尼柯在汽車走到門口以前，沒有睬睬她。車停了以後，他和她講，「你跳下來吧，讓我把汽車開進汽車間。你看後門上了門沒有？」她替他開了門。她覺到她還是把一只濕手套放在手裏。她趕緊把它套上。她呆立在客室當中，穿着潮濕的外衣，套鞋上盡是些泥漿。耿尼柯仍舊是不動神色的。她的難處並不是在捱罵，但是要引起他注意到她的解釋，省得他打呵欠，上了時鐘的發條，就去睡覺。她聽他加煤到火爐裏。蹬蹬地走過廚室，並且把廳上的鐘開好。

他蹣跚着走進了客室，眼光從她潮濕的帽子，看到帶泥的套鞋。她能够聽得——她的五官裏能够覺得，他要講，「甘莉，把你的外衣脫了吧；看起來像很潮。」是的，他眞這樣講了：

「喂，甘莉，你頂好——」他把自己的外衣向椅上一扔，走到她面前，提起了聲音道。「——你頂好現在就打住，我不願意學人家蠻橫丈夫的樣子。我喜歡你，我敬重你，我倘然裝腔作勢，反而不免做成一種笑柄。但是我想，你和瓦伯現在也應該打住了，免得鬧出像芬一般的笑話」

「你可——」

「當然，一切我都知道。在這個專門喜歡管閒事搬是非的鎭市裏，有那件事能瞞得住人？他們雖然不敢當面說什麼，但是他們有不少的暗示，況且我自己也看出你喜歡他。不過我是知道你的生性的，倘然瓦伯想握你的手，或是接吻，你一定不肯去答應，所以我並不着惱。但是同時希望你不要以爲這個瑞典青年農夫，能够和你一般的心地純潔。你不要不高興。我並不是攻擊他。他的爲人並不算壞。他年紀很輕，並且喜歡把書本掛在嘴上。當然你喜歡他。這倒不必講了。但是你可曾想到倘然這鎭市對付你，像對芬一般，那又要怎樣？你大概以爲兩個年輕的人戀愛着，可

以沒人知道的，但是在這裏，凡是你的一舉一動，都有許多人監視。譬如西大夫的太太這一班人和你做對，你就受不了，他們要到處宣揚，你和瓦伯怎樣地戀愛，到那時候你要怎樣辦？」

甘莉道，「先讓我坐下。」她沒精打采地把身子向榻上一倒。

他打着呵欠道，「外衣和套鞋交給我吧。」在她脫衣服的時候，他開好錶上的發條，摸摸電爐，又瞧瞧寒暑表。他把她的外衣抖抖，和尋常一般，小心地把它掛上。他移了一把椅子，坐在她的旁邊。似乎一位醫生要下診斷一般。

在他開言以前，她搶着道，「讓我今天晚上，把一切都告訴給你。」

「我想也沒有什麽可說的話。」

「但是我要告訴你，我悅意伊律克。他有許多合我心意的處在。我欽佩他。他不是一個——尋常的青年農夫。他是一位藝術家——」

「等一等！他已經有一晚的機會，向你述說，他是怎麽好的一個人。現在可以輪到我談談了。我不會講帶藝術性的話，但是——甘莉，你可明瞭我的工作嗎？」他的身體向前傾着，一雙手撳在大腿上，帶一種遲緩，懇摯的態度。「你雖然是冷淡，但是我喜歡你比世界上什麽人勝都過一些。我曾經講過，你是我的靈魂，現在還是這樣。你好像我在夕照中所見的麗景，我心裏喜歡，但是不能用詩句描寫出來。你明白我的職分嗎？每天二十四小時，我在風雪裏，泥淖裏，奔走着，盡力醫治病人，不問他們的貧富。你——時常講科學家應該怎樣的統治世界——你却沒想到我就是這裏唯一的科學家。我捱着凍，在冷清的路上奔跑，不顧一切的顛簸。我只要你在家歡迎我。並不望你對於我有什麽熱情，不過望你能夠領會我的工作就好了。我帶嬰孩到世界上，拯救人家的性命。但是你却認識一個瑞典縫工，因爲他能講怎樣拿花邊配在裙子上！一個男人家講究這些，可算是沒出息到底！」

她辯道：「好，你把你一方面的話說完了。讓我來講講我的理。我承認你的話不錯——不過關於伊律克，却有些不對。你是不是因爲你和孩子要我，所以向我要求嗎？這全市都注意到我！我可以覺到他們熱辣辣地氣燄！貝舅母，惠舅，汪妮妲，西太太，白嬸這一班人全壓迫着我。但是你却歡迎他們，願意我和他們沆瀣！我實在忍受不住了。我現在要擺脫一切。伊律克給我勇氣。你說他只想到花邊，告訴你吧，他是想到上帝，那個被白嬸塗上了油膩的上帝！伊律克將來可以成功一個大人物，倘然我對於他的成功，能夠有些些的貢獻——」

「慢點，慢點！別再講下去了！你以爲伊律克是有出息的。實在講起來，等到他像我一般的年紀，他只能在一個小地方，開一爿成衣鋪。」

「他不會！」

「照他現在的情形講，他只好這樣。他現在有二十五六了，況且——你在什麽地方看出他有大出息呢？」

「他有敏捷的感覺和才具——」

「慢點講！他在藝術上實際有些什麽成就呢？除去自吹自擂的講到要做些什麽事業以外，可曾有什麽頭等的繪畫作品？或者寫出什麽詩詞傑構，或者有彈奏批霞

娜的絕技？」

她聽着有些發楞。

「他能够成功的機會，不過是百分之一。照我所知道的，像這般人就是在家有一些良好成績，等到進了藝術學校深造以後，他們十個人當中只有一個，甚至一百個當中只有一個，能够度不怕捱餓的生活——他們所謂的藝術，也不過是畫匠的那一套。至於講到這個成衣匠，你要曉得——你是一個喜歡研究心理學的人——他所以似乎顯出是個藝術家的，不過是因爲有麥大夫，林克斯那班人作成比較。倘然你第一次在紐約的畫院，遇見他，那末你連拿正眼也不去瞧他一瞧了。」

她合着雙手，瑟縮地蜷着，好像跽在神座前的尼僧。一句話也回答不出。

耿尼柯霍地站了起來，坐到榻子上面，把甘莉的雙手握牢。「比方他失敗了——像他一定是要失敗的！比方他一直要度縫工的生活，你却做他的妻。那是不是你理想中的藝術生活呢？他住在一種鴿籠式的房子裏，整天的熨褲子，或者灣着身子縫紉，不論對什麼主顧，都得和顏悅色。那些主顧拿着帶汗氣的髒襯衫在他面前一放道，「喂，你替我補一補，等着就要，快，快！」他並且沒有開一爿大鋪子的那種能耐。他只能自己幹着活計——除非你，他的妻，幫他的忙，和他一起在鋪子裏，整天的站在案板旁，手裏拿着一只又大又重的熨斗。你這般的磨鍊了十五年下來，那時候你的容顏纔好看哩！你一定要成功一位乾癟的老婆娘，或者你要住在鋪子後面的一間屋子裏。到晚上——你一定可以守着你的那藝術家了——那倒是的確的！他的身上帶着汽油的味兒，工作得精疲力盡，嘴裏或許還要暗示，不是因爲你的緣故，他還要到東部去，那時已經成功一位大藝術家了。還有，你得招待他的親戚——你常講到惠舅！你將要遇見他的什麼鄉下老的親戚，靴上帶着糞土，他只穿着襪在晚餐，並且向你嚷，『快過來，你們這種女人家眞叫我頭疼！』是的，你每年要生一個孩子，當你燙衣服的時候，他們牽着你不放，你也不能像你喜歡黑兒一般的供給他們——」

「謝謝你！請別再講下去了！」

她把臉藏在他的膝上。

他俯了身子親她的脖項。「我並不存偏見。我想戀愛也是一件正大的事。但是你可曾想到以上的一切？啊，蜜，你是嫌我不好嗎？你一些也不能喜歡我嗎？我是——我是一向很悅意你的！」

她抱着他的手。親着。她嗚咽地講，「我不再見他的面了，我不能再見他了。那成衣鋪後面像蒸籠一般的房子——我沒有那般的愛他，去受那種罪。同你——即使我確實有把握，他是一個眞正的藝術家，我想我也不能離開了你。婚姻把我倆的運命織就在一起。就是有離異的原因，也不能輕易分開。」

「你是要分開嗎？」

「不！」

他把她抱上了樓，放在床上睡好，剛要走向自己屋子裏去。

「來，接一個吻，」她撒嬌般地說。

他輕輕地和他接了吻，輕輕地走了出去，她聽見他在自己屋子裏走動，燃點雪茄的聲音，用手指敲着椅背的聲音，足有一個小時光景。她覺得他是在她和黑暗當中的一堵長城。

(二)

早餐的時候，他很愉快，比尋常更是隨便些。她全天在想怎樣可以丟開伊律克，電話？電話局的接線生一定會聽得。書信？或許被旁人瞧見。親自去找他嗎？這又做不到。晚上耿尼柯一聲不響遞給她一封信，那信是伊律克的親筆。

「我很明白，對於你只能給你許多煩惱。今天晚上搭火車到明尼市去了，到那裏以後，立時預備去紐約或是支加哥，我願意力求上進。我因為你的緣故，不能和你通信。上帝佑你安好。」

在她聽見去明尼城火車的笛聲以前，她不思想，也不動彈。汽笛嗚嗚地消逝了，一切都完結了。她沒有計劃，也沒有什麼意願。

當她瞧見耿尼柯從報紙旁邊瞅着她，她趕了過去，倒在他的懷裏，把報紙扔了開去，在幾年當中，他倆又初次成功了愛侶。但是她明白，她仍舊沒有生活的計劃，除去老是在那幾條大街上走着，老是遇見那一班認識的人，老是去幾爿舖子裏買東西。

(三)

伊律克走了一星期以後，婢女給她一個驚訝，說是樓下有一位瓦伯先生要見她。

她覺得婢女瞅着她那種注意的神氣，並且怨她的驚擾。她輕悄地走下了樓，向客室裏張望。站在那裏的並不是伊律克；却是一個矮小，灰色鬍鬚的黃臉老頭兒。他穿上一雙髒靴子，帆布馬甲，手上戴一副紅色手套。他用鋒利的紅眼珠瞅着她問道：

「你是耿大夫的太太？」

「是的。」

「我是阿道爾夫，瓦伯，從傑佛森來的。我是伊律克的爸爸。」

「啊！」他的臉倒有些像只獅猴，一點沒有溫和的模樣。

「你跟我的兒子幹些什麼？」

「我不懂你的說話。」

「我想在我說完我的話以前，你就該明白了！他現在在那裏？」

「啊，真的——我猜想他是在明尼城。」

「你猜想！」他那種瞧不起她的模樣，叫她做夢也想不到。他嘴裏嘰咕着「哼，猜想！這字倒有趣！我不喜歡聽搪塞的話，也不相信說謊！我要知道的就是你心裏所知道的！」

「瓦先生，請您別這般咆哮。我又不是你雇的女工。並且不知道令郎在那裏，我也沒有應該知道的理由。」他聽了這話，更像火上加油，舉起拳頭來講：

「你們城裏的臭女人，只知道穿華麗的衣服，考究一舉一動！一個做父親的為着來救他的兒子，別給妖精迷惑，你却說他是咆哮！天曉得，我也不願想你和你的丈夫什麼！又不是你們的雇工。你幹的什麼自己知道，用不着用好聽的字面。」

「真的，瓦先生——」

「你和他究竟幹些什麼？咳？讓我告訴你，你的行為吧！他是一個很好的孩子，不過傻是傻到家了。我要他去種田。他做縫工並積不下錢來。我又不能不雇人！我要把他領回去種田，你却插進去，迷惑他，和他講戀愛，並且鼓唆他逃走！」

「胡說！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就是果然有這種事，你也沒權力講這樣的話。」

「別裝腔做勢了，我已經知道一切。我在這裏打聽，已經知道您和我家孩子做的事！同他在鄉下散步！同他躲在樹林裏！是呀，我猜你們一定是在談宗教呀！的確！像你這種女人，還不如街上的浪婦！像你這種有錢的女人，靠着丈夫好，不用做什麽——再看我，看看我的手，我是怎樣工作，你看這一雙手！但是你，並用不着做工，你是太嬌貴了，不能做工。你只能和年青的人們耍子，和比你年紀還輕的孩子談笑，閒逛。你們的行爲簡直和畜類一般！你別和我的孩子厮混，你聽見嗎？」他用拳頭冲她的臉比比。她聞着他一般的髒味和汗氣。「對於你們這種女人家講話是沒用的。你們向來不說實話。下次我來，還要見見您的男人！」

他向過道走出去了。甘莉拏手攀着他的肩。「你這惡老頭兒，你叫伊律克成功一個奴隸，肥你自己的腰包！你輕賤他，叫他做苦工，不許他上進！現在你因爲不能逼他回去，却跑到這裏來出口鳥氣——你去告訴我們的大夫，去，去，他要是宰了你，却別怪我 ， 大夫要宰你——他將要宰你——」

那人哼了哼，冷冰冰地瞅她一眼，鼠了一句，仍舊向外走。

她很清楚地聽見他的罵。

她沒力走到榻子前面，兩條腿撑不住了，她向前扒着。她心裏講，「你並沒有暈呀。這倒很好笑，你不過自己裝着腔。起來吧。」但是她動彈不得。耿尼柯回家的時候，她仍舊躺在榻子上。他赶上前一步。「甘莉，你怎樣了?你臉上一些血色沒有。」

她握着他的臂。「你一定要待我好些！我預備到加州去，瞧瞧山嶺和海洋。請你別和我辯論，因爲我決心要去。」

安靜地，「是了。我們去好了。你和我。把孩子托給貝舅母照料。」

「現在就要走！」

「是呀，預備好就走。現在不必再談了。你就當已經動了身。」他撫摩她的頭髮，在晚餐後，他又接着道！「我決計去加州了，但是我想我們頂好再等三星期，等有人來接手。倘然有人說你的廢話，你不應該就跑走，給他們一個說話的機會。你能夠等候三星期嗎？」

「可以」，她漠然地講。

（四）

街上的人們公然地瞅着她。貝舅母要問她伊律克走開的原因，耿尼柯狠狠地代她答道，「喂，你是不是暗示那傢貨的走，和甘莉有什麽關係嗎？讓我告訴你，你也可以告訴全鎭的人，甘莉，我和伊律克三個人坐着汽車，他請我替他在明尼市找一個較好些的位置，我替他找到了……喂，你們鋪子裏現在存的糖多嗎？」

蒲洛克和她講到加州和新出版的小說。秀紋拉她去婦女俱樂部。茉苦突然地向甘莉道，「我聽說伊律克不在這裏了。」

甘莉很親密地講，「是的，我也聽說，他並且告訴我，在明尼市得到一個較好的位置。可惜他走了。我們倘然要組織一個戲劇會，他倒是很有用的。不過說到我自己，這次却不能參加了，因爲維爾工作太辛苦，我想陪他去加州逛逛。汪妮妲，你

對加州是很熟的。請你告訴我，先到綠杉磯還是舊金山的好？那一家旅館的招待週到？

大家聽了甘莉侃侃的談話，都很失望，但是他們却願意介紹他們住的頭等旅館(吃一餐也可以算住)在他們再發問以前，甘莉大吹大擂地提起了伍式朋。秀紋接到了她丈夫的信，他在戰壕裏中了毒氣，住醫院住了兩星期，已經升任少佐，現在正學着法文。

(五)

她把黑兒交給貝舅母。不是因為耿尼柯的勸，她本想帶了他走。她希望能够久住在加州。不願意再瞧見歌佛原。

惠舅夫婦就搬在耿家住。耿尼柯和惠舅時常談到汽車間裏怎樣生火，和怎樣打掃烟囱的話，叫人聽了，實在有些麻煩。

耿尼柯問甘莉願意在明尼市躭擱，置一些新衣？

「不，最好我願意走得越遠，越快。新衣到綠杉磯再置吧。」

「好，好！隨你的便。放高興些！我們要頑個暢快，我們回來之後一切都要改變了。」

(六)

一個降雪的十二月下午，臥車從聖保羅開出，在康薩斯站掛在去加州的列車上。火車駛過工廠區以後，速度慢慢地加增。甘莉看窗外除了一片田地之外，一些東西也沒有。前途是黑暗的。

「一小時後到了明尼市，和伊律克再近了。他一定仍舊在那裏。等我回來之後，他一定走了。我不能知道他的下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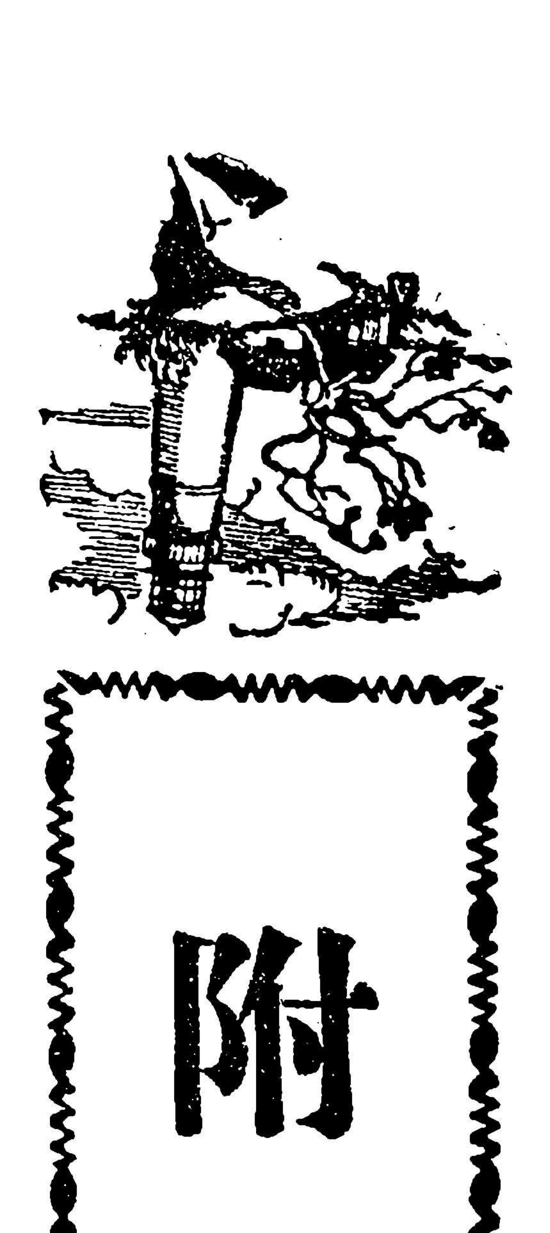
當耿尼柯把座上的電燈扳亮了，她連忙把頭埋到電影雜誌的插畫裏。

(本章已完)

鯉跳

徐志摩

那天你我走近一道小溪，
我說「我抱你過去，」你說「不；」
「那我總得攙你，」你又說「不。」
「你先過去，」你說，「這水多麗！
「我願意做一尾魚，一支草，
在風光裏長，在風光裏睡，
收拾起煩惱，再不用流淚；
現在看！我這錦鯉似的跳！」
一閃光豔，你已跳過了水，
脚點地時那輕！一身的笑，
像柳絲，腰還在俏麗的搖；
水波裏滿是鯉鱗的霞綺！



附錄

滬領團第四次滬變報告書

上海領事調查團，對滬變第四次報告書，全文如下：自二月二十日開始之中日敵對行動，直至三月一日，未嘗間斷。由閘北至吳淞全部戰線上，戰鬥甚為嚴重。許多房屋，均被焚燬。二月二十三日日本飛機炸燬虹橋飛機場，二十六日又炸毀杭州飛機場，二月二十九日日本總領事照會上海市長，謂中國如繼續調集援軍，則日本飛機自三月二日起，勢必將嘉興至上海，及蘇州至上海兩條鐵路，及兩路上之軍用列車，予以炸毀。以上所開日期，所以使居民便於遷避者。市長答稱，自一月二十八日晚間以來，日軍侵略中國領土，並殘殺中國人民，繼續不已。違背國際公法及條約，而施行殘忍行為，並違反人道。中國軍隊僅防禦日本之侵入，所有一切責任，應由日本擔負等語。二月二十八日及二十九兩日，日本第十一師團開到中國領土，其一部份在吳淞尤其在揚子江邊之瀏河附近登岸，於登岸之前，先向獅子林砲台及其附近發砲轟擊。二十九日及以前數日，有若干隊伍，在公共租界上岸，但日本人堅稱此項軍隊，係為代替第九師團及第二十四混成旅之用者。三月一日，黃浦江中距日本提督旗艦及另一巡洋艦不遠之處，有兩次魚雷爆發。三月二日午前日本飛機，依照其二月廿九日之警告，在崑山附近，炸燬滬寧路一段。三月一日下午，閘北大火，損失奇重，不知責任之誰屬？第十一師團在瀏河上陸，使中國軍隊左翼受威脅，而同時日軍在江灣方面，又大舉攻擊，三月一日下午四時，中國軍事當局遂下令上海區域舉行總退却。南翔龍華一帶之軍隊，亦包括在內。日本軍隊追逐於中國退却軍隊之後，至三月三日午間，遂將上海以西嘉定至南翔一帶佔領。吳淞華軍先未撤退，直至三月三日晨間，仍受日軍之攻擊，旋被佔領。三月三日午後，日軍總司令宣稱中國軍隊已撤退至二月十八日日本要求中所指定之區域以外，中國對於日僑及公共租界之威脅，業已除去，故令日軍暫時停在達到之地點，並停止戰鬥，但以中國無敵對行動為條件。日本海軍司令亦發同一宣言。至晚間中國軍隊司令宣稱，業已命令軍隊，如日本不攻擊，即停止敵對行動，報告稱，鄭重聲明者，即希圖停戰之一切交涉，截至現在止，均歸失敗。日本現已停止前進，但夜間在距離上海遙遠之區域內，仍有地方的戰鬥。日本干涉警察及工部局其他行政事務，前於第二電中，業已陳明。此種干涉，在以上所述時期以內，迄未停止，經迭向日本當局提出抗議。

國難會議組織大綱

（行政院三月十一日通過）

（一）國民政府依據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爲集中全國意志，共定救國大計起見，召集國難會議。

（二）國難會議委員由國民政府就全國各界富有學識經驗資望之人士聘任之。

（三）國難會議定二十一年四月一日在洛陽行都舉行。

（四）國難會議會期暫定爲五日，於第一次開會後，由主席團隨時通知繼續開會。

（五）國難會議設主席團三人至五人，由國難會議委員推定之。

（六）國難會議設秘書處，其正副主任由行政院院長呈請國民政府特派之，其職員由正副主任就各機關人員調用之。

（七）國難會議議事規則另訂之。

（八）本大綱由國民政府公佈施行。

國難會議議事規則

（行政院三月十一日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議規則依照國民政府所頒布之國難會議組織大綱第七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議於開會之第一日應依照國難會議組織大綱第五條之規定，推定主席團。

第三條 本會議每次開會時，由主席團輪推一人爲主席。

第四條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及各院所屬部會之部長委員長均得出席。

第五條 秘書處正副主任出席於會議，並配置秘書處職員若干人，整理提案及辦理紀錄等事項。

第六條 本會議場設新聞記者席，凡中外新聞記者經主席之許可均得旁聽。

第七條 本會議場秩序之維持，由秘書主任秉承主席團之命，於必要時指揮警衛辦理之。

第二章 會議

第八條 本會議須有報到會員過半數之出席，方得開議，其決議以出席過半數之同意決之，可否同數，取決於主席。

第九條 會員席次以抽籤定之。

第十條 本會議期間暫定爲五日，會議日程由主席團預定之。

第十一條 議事日程應記載開會時日並分別編列報告及討論事項。

第十二條 議事日程及會議關係文書，須先期印配於會員及列席者。

第十三條 凡提議應具書面，詳列議題及理由，須由會員十人以上之連署，臨時動議之提出，與前項同，但須有出席會員十五人以上之附議。

第十四條 凡發言者須先起立報告席次，會議時不得有二人以上同時發言，如有二人以上同時報告席次時，主席指定先後，依次發言。

第十五條 會員討論議題，不得涉及範圍以外之事，每次發言，不得逾十分鐘。

第十六條 同一議題每人發言不得逾二次，但質疑答辯或喚起注意時，不在此限。

第十七條 會議時主席得宣告討論終結。

第十八條 表決之方式，主席得斟酌情形以舉手起立或投票行之，遇必要時，得舉行反證表決。

第十九條 每次會議時，應編議事錄，於下次會議時宣讀之。

第三章 審查

第二十條　凡議案在大會不能即時解決者，得交審委會審查，但主席認爲必要時，亦得先付審查。

第二十一條　本會議設置左列各審查委員會。

(甲)國防。

(乙)外交。

(丙)經濟。

(丁)內政，其委員及數額由主席團指定之。

第二十二條　凡提案應先送秘書處整理，分別性質，送由主席團編入議程付議。

第二十三條　各委員會之議事，由召集人爲主席，負責審查及詳細研究，以期有一具體之審查結果。

第二十四條　委員會之議事，非有過半數之出席不得開議，其決議應適用本規則第八條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各委員會審查結果，須以書面送由主席團，提付大會討論，並由召集人出席說明審查結果。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六條　本會議得由主席團許可旁聽，發給旁聽證，旁聽規則另定之。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無特別規定者，得依民權初步爲依據。

第二十八條　本規則自公布日施行。

技術合作委員會章程

(三月二日行政院公布)

第一條　本委員會隸屬於行政院，委員由行政院聘任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總會於南京，並得於各大都市設立分會。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左。

(甲)各地糧食燃料之調查登記調劑及耕種採取改良之指導獎勵。

(乙)軍用或與軍事有關之原料物品之調查登記介紹及其製造之指導獎勵

(丙)交通機械醫藥等技術人才之調查登記介紹及養成。

第四條　本委員會爲履行上述任務起見，對於各地之軍事機關交通機關民政機關及人民團體機關等，應有充分之聯絡，以期其合作。

第五條　本委員會之工作程序，應與軍事計畫切實聯繫。

第六條　本委員會於必要時得分組設置專門委員會，並得用書記及事務員若干人，由政府各機關調用。

第七條　各分會應將每月工作製成報告，送至總會，由總會彙齊呈報行政院。

修正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

(四屆二中全會三月五日通過)

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直隸國民政府，爲全國軍事最高機關。

㈡本會職掌如左，

(甲)關于國防綏靖之統率事宜。

(乙)關於章制軍事教育方針之最高決定。

(丙)關於軍費支配軍實重要補充之最高審核。

(丁)關于軍事建設軍隊編遣之最高決定。

(戊)中將及獨立任務少將以上任免之審核。

㈢本會設委員長一人，委員七人至九人，由中央政治會議選定，由國民政府特任

之，此外行政院院長，參謀總長，軍政部長，訓練總監，海軍部長，軍事參議院院長，為本會當然委員，並由委員中互推三人至五人為常務委員，補助委員長籌畫一切事宜。

㈣關於軍令事項，由委員長負責執行，關於其他職掌事項，由委員長召集，常務委員或委員，以會議討論決定後，交由各主管部辦理。

㈤本會設置一辦公廳辦理會內事務，辦公廳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其組織另定之。

拼拼最後的勝利

中山大學教授莊澤宣

(其一)

同胞們興起！快興起！
再莫說無抵抗主義。
怕什麼船堅與砲利？
有的是熱血和勇氣。
來而不往是為非禮！
拼一拼最後的勝利！
同胞們興起！快興起！
拼一拼最後的勝利！

(其二)

敵人們莫氣！你莫氣！
台灣高麗都送了你。
還不算心足與滿意？
又要滿洲想入非非。
偷雞不着莫失把米！
拼一拼最後的勝利！
敵人們莫氣！你莫氣！
拼一拼最後的勝利！